



萬一樓集卷四十

諸暨駱調禮子本著

雜著

訪友冊引

霜嚴日凍草木凋落行者無不懷歸而學弟攜一僕  
負一冊入中州訪其友沈少伯學弟與少伯別闊無  
慮二十餘年而一旦興思不遠千里其友道詎淺淺  
哉不才與少伯徒有兩世通家之義而世路多岐無  
緣一面安敢妄有所稱述顧學弟平生少許可唐突



每不知有西子而時時賢少伯不啻口出少伯亦時  
時書來今又有此行世傳雪舟訪戴便以爲奇其相  
去程三五舍爾而茲所涉山川無慮十倍不知少伯  
何所蘊藉而能繫學弟之思如此也古言貧賤之交  
不可忘以予言之亦貧賤而不忘爾世豈無彤幃紫  
閣者而少小利害如不相識憑軾結鞞朝秦暮楚者  
趨炎鄉逐錙銖爾乃少伯能忘學弟之貧賤少伯固  
純綺族方騰騰入雲路亦未有名位可以資人而學  
弟白首傾蓋維繫如一良可謂歲寒之交愧予固不

能策一蹇借學弟覽少伯閭里顧士別三日且當聒  
目以數十年之別數千里之會挑燈話舊喜劇而繼  
之以泣因各證其別後所得他日歸吾固不敢以舊  
弟視學而益將得少伯之真山中草木亦爭發哉諸  
重學弟之行者莫不景少伯也各附以詩而予列其  
端

星舄雲鳧卷引

時明府入 觀門下諸生攀轅於郊外渭城之感暢  
矣而復有不能已者另爲之詩歌愚惟人必中有所

萬一樓集 卷四十一  
鬱結而不得宣於是詩歌發焉古今一也然古以實  
今以文古以理今以私愚喜諸生之雅什不齊而莫  
不本於情之實理之正也引之而爲繼其聲云

魁春調鼎卷引

何生鼓瑟而歌曰歲宴兮岡梅開雪晴兮途無埃驅  
車兮黃金臺車其復來兮鵬翮駕扶搖而九霄車其  
不來兮蛾子卽時術其何聊清風瑞日兮梅之稍鐘  
山主人曰龍先生其將行耶何歌者聲之長而思之  
深耶雖然先生來諸士之獲不來 朝廷之福援琴

而和之曰先生遙來兮橋門燕翼其翩翩兮先生不  
來兮 天街馬蹄其躑躑兮千里之駒終鹽車邪函  
牛之鼎烹轍魚邪然則先生其來耶不來邪而喁喁  
邪何生請書書於魁春調鼎圖之卷次

題曹嗣山禮記

曹嗣山寅丈愛讀禮以余號爲專門授以此冊僭爲  
句讀一過因嘆禮經真人道之紀綱或者不察謂爲  
漢儒附會使漢儒而果有此也吾亦謂之聖人矣惜  
予鄙且老卽溫故未能知新嗣山英年篤志于書無

所不讀而復究心于此後將何所不至爰書以歸之

題鳴冤錄

主一應君思敬伯宿黃君應宸突遭不平是集也二君之所自鳴與人所以代之鳴者備矣雖然古今事類此者甚夥猶有大者亦何足異顧諸狀余所目擊而早年側席事二君欣戚有一體義每把讀卽酸鼻不能終篇應君猶可而黃且流落天涯今髮俱種種無復當時英銳氣矣鷓鴣搏空六翮已具而一弋不復能振慘哉慘哉士之遭時良有命運 國家養士

數年一旦摧折不得其用何所補益而抱負奇瑰老死牖下者寧獨一二人事豈一途而認認爲也知此則二君固可自慰是集已爲贅疣而予遭時視二君較先一籌然其爲不得志則均緬懷曩時與二君所相與期而致者皆如夢寐撫集偶發一慨瞋目捉筆猛擲有不覺侍兒之竊訝者復一笑而罷

題職方司 大明會典

內外大小衙門俱有 頒行大明會典而貯之不謹多不能存本部一部貯武庫司各司考閱弗便而亦

有缺簡因爲特置此部裝爲二十八冊貯之本司嗚呼我朝之有會典猶周家之有周禮蓋爲政者所不可一日缺貯之其容不謹乎萬曆三年十二月望日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駱問禮李燾識

題烟霞俱代作

古之君子遭時遇主則宣暢洪猷卽胼胝所不辭感時撫事則韜韞琦瑰卽枯槁而無願榮軒冕而羞繩樞樂山林而薄廊廟皆非達觀者之雅意也大鶴先生遭時遇主矣而斂奇藏實悠然一室若不知室

之外更有宇宙者計室中所有無慮三十餘物皆禪師羽客暨儒生所需而先生各爲之銘銘皆有奧義欣欣與居若忘歲月其友愛而圖之先生始而訝旣而喜乃自爲之序而題曰烟霞俱意謂此亦浮虛幻景爾偶與之值倏聚倏散將不知其所之而何以圖爲夫卽室中所有且以爲幻況此室之外來去而不可知者曾足以入先生之心乎昔歐陽文忠公德業文章彪炳一時而欲與六物自老特寓言爾先生之所蘊不後文忠且遭遇盛時爲美官大業未究而

耽玩烟霞又非若文忠之徒有其言而已者卽上友箕山恐非所以繼躅臯契也而先生胡取乎此其意非淺淺者能測也先生有母早寡有弟與先生同起家歷官清要世稱小鶴先生者是也以其身養母而付之大業殆其雅意與則亦古之達觀者所不廢爾予與小鶴同入仕籍同歷掖省今又同副按察辱通家後得竊拜下風懼見影疑形者謂先生薄爲廟廊之事則非所語於達觀也漫題篇端時方梓南華經板繡特工敬緘一部并六一居士傳與武王几席諸

銘介小鶴附貯先生室煩從者校之將無同乎

題尹侯催科法碑陰

此邑大夫尹公催科法也勒之石通邑父老子弟之意而監司之慮也樂其便欲其垂之久而慮其更也亦尹公之意也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也夫政患不善善未有不爲後世法者而廢多不旋踵蓋有所便必有所不便善政便於良善而姦小不得肆其志則反以爲戚澈政爲良善所苦而姦小利得以行其私以其所戚乘其所利或陰去其籍或巧伺其隙

萬一樓集 卷四 九  
是非倒而公私惑則善政廢而敝政日昌天地間氣  
化陽一陰二此必然之數也善爲政者則不然據案  
而得失了然善必興敝必釐若今日之政誰授之畫  
哉無所授而石畫自定況成績可因而誰樂於舍丘  
陵以爲高外川澤以爲深耶慮夫姦小之乘而善良  
莫爲控訴焉耳故上下同慮而勒之石嗟夫說者孰  
不謂唐虞三代不變其法可以至今存然周禮具在  
後世效之多無成驗則政之美又有不盡係於法者  
是在後之君子而已

題袴麥遺音冊後

學弟以是冊示予口不言而予知其心顧把筆不能  
成一字嗟夫士君子不得履螭頭秉玉管以賡喜起  
之歌而枯槁衡泌蚤蠅之響將何所寄幸遇良師帥  
私有遺肝之惠公有懸魚之頌寧不欲少繼其聲而  
適臥苦塊撫是冊也目不能正視況其他乎三嘆書  
此以志鼠思

題石觀音

謂主人不重汝耶胡爲而貌汝以玉謂主人重汝耶



萬一樓集 卷四十一  
胡坐汝於荷池之曲嗚呼大道本明人情多欲使汝據巖當幽舍清攬馥不知者對汝求福而知者把酒披襟謂汝可邀而不可瀆熙日和風瀟然不俗

烟霞俱跋

楚有二士余俱得與之友大鶴先生同年友也小鶴先生同官友也小鶴方脩臯傅之業而大鶴斂奇積瑰志游方外瀟然一室計乃室及中所有無慮二十餘事事各有銘圖爲籀而題曰烟霞俱余覽而怪之孟子稱禹稷顏回同道爲其所遇之殊爾遭遇 堯

舜而甘心閉戶茲所圖者其果洙泗之間陋巷簞瓢耶抑箕山之側牧笠犁輓耶韓昌黎謂醉鄉之徒蓋有所託而逃焉者不若顏曾得遇孔子歌聲金石大鶴且得遇 堯舜矣何所激而逃且託耶而按圖與銘皆有雅致懿義又似畏影而走乎日中者卽先生得優游室中終侶烟霞子輿氏復作評君伯仲謂爲同道否也書以訊之

邑侯梁石渠公去思錄後跋

舊侯梁石渠公去思錄成今侯簡吾夏公跋之且以

見教禮受而讀之曰是民之情也夫是故政事錄之  
所思之實也文詞錄之思之者之實也雖然是足以  
盡所思哉造化之於物也風以噓之雨以潤之舍風  
雨以言造化不可也謂造化之盡於風雨尤不可也  
夫政事則亦爲治者之風雨也夫熱而得咻人謝其  
涼稿而得汲衆德其漉風雨時至而相忘於無感知  
感之無所措也文詞之不足從而廟貌之廟貌之不  
足又從而錄之豈其離于感乎是故由所錄而得其  
所未錄則侯之所以得民而民之所以思侯者斯庶

幾矣抑有說焉赤子之離父母而不免於凍餒也不  
必慈者然後見思若復得慈母則非能深得其心未  
有不解者今吾暨之民蓋已得慈母矣而思之猶不  
能釋是豈謝漉於勺水者乎侯之思吾獨深然而非  
錄所及也遂告於夏侯而附書之

國氏節孝全集跋

問禮舊在井陘武節菴中丞門下得知其太夫人之  
賢蓋中丞係遺腹子太夫人艱難百狀致履顯榮人  
謂太夫人之爲母中丞之爲子皆近古所少曾爲賦

詩二章今忘之矣適侍安肅馮望樓工部得誦其太夫人國氏節孝全集知望樓亦遺腹子太夫人之艱難不減武母而其賢似過之者爲嘆非陘安肅相去不遠乃先後有此二母二子不特大節至二母教二子起家皆以禮經雖薄故亦同而問禮旣獲事中丞又得告工部以政而賴之脩補以聞二母之賢不可謂不幸則于是集良有不容已于一言者奈素不文近幸交盛仲交于官舍凡有所屬倩之代筆而仲交業已先之凡愚所欲言者發之殆盡不假倩矣俟歸

梅花百詠跋

山檢敝篋如舊爲武母所賦二藁尚在當不遠千里走致爲太夫人百歲壽望樓其我嫌否也

溪園遺稿梅花百詠蓋賡中峯上人所酬馮學士韻也歷百餘歲幾絕響而我前野公復賡之其賡詠之意自敘詳矣嗟夫讀是集也不能無感焉夫祖宗之裕其孫子也貽之以德義功烈文章聲名與夫美田宅珍奇綺麗凡可以侈盛大而誇喬木者無所不至爲子孫者於其聲名之赫田宅之美珍奇綺麗之富

則莫不攘臂爭竊愈久不懈至於德義功烈則漫不思紹若文章則雖德業之士亦視爲餘事而不暇及焉豈不以德業者文章之根本德業未至則文章未可僞爲然與我溪園公垂裕後昆德義文章照人耳目梅花之詠春林之一葉耳是集也奕其美而傳其盛其詞旨之堂室與夫根本之陵阜固有非小子之所得而知者然回視夫襲虛名富田宅炫奇麗而自謂克紹夫前烈者相去之遠近則又不待智者而可辯矣以考德業又豈遠乎然則讀是集也信可興矣

### 春日紀遊跋

當今藩服莫遠於滇滇之名勝屈指振履日不暇窮惟太華密邇會城碧雞金馬照耀左右而昆明一碧萬頃環繞其前宦遊諸公每政暇輒倘佯於中有一不知其身之在萬里外者嘗嘆漢治之盛王褒以近侍啣命欲一拜金碧之神不可得而吾黨得尋常燕遊其間非天子神聖治化旁浹何以得此今年春政平時和共脩常事而愚偶以他務滯別隅歎不獲追隨博笑乃憲長盧懷翁賦詠其事感時觸境莫不入

微受而讀之有不待相與周旋而神興飛越恍然羽  
化者因命之梓期傳流遠近不特以誇文詞之工將  
使觀風考俗者得以見聖治之隆雖遠在荒徼莫非  
熙宇而武定辛守已先得我心爰輟工而附論其事  
如此嗟夫公宦跡徧海內宏詞懿製燿燦寰宇此特  
滄海之一波耳而酌之自足滿腹古謂登高能賦足  
盡之哉

延陵世錄跋

延陵世錄節錄也夫延陵之世遠矣其善美何可勝

紀而錄止此止此蓋系也而系之中又節焉何者小  
德散見散見則易忘故有得而必爲之錄此孝子慈  
孫之心也蓋其大者則史載之集傳之洋洋纒纒不  
假錄亦有不能盡錄者矣錄成諸名公序之頗悉爲  
廣文君借署下庠得受讀書此廣文署教不多日而  
士駸駸起又豈錄之所能及哉卽錄之能及其大者  
當不在孝子慈孫矣

開里私問

或問曰子謂邑令均里乎問禮曰未也語謂糧不過

縣丁不過都在一里則自然當均在一縣則不能必均邑令開里余謂開之不如均爾其理易見時正啜茶卽以兩甌譬之減滿者以益不足則此損而彼有益徒分其滿者使與不足者等則損此而初無益於彼爾曰然則均之當乎曰法則當矣而非先王疆理天下之道也先王之疆理天下也順人情宜土俗與天下相安於各足者也是故分天下爲若干道而道之大小未嘗一也分一道爲若干郡而郡之大小未嘗一也分一郡爲若干邑而邑之大小未嘗一也分

一邑爲若干鄉若干都而鄉與都亦未嘗一何者辨土地均道里協人情如十指然各足其用而已截鶴之頸以續鳧之足而可爲也則天下之郡邑皆可齊而一之矣然則必不可均乎曰曷嘗不可合人情宜土俗而不強其所必不堪民惟恐其不均也然此所必不能者使其可能前人爲之矣然則子何以語令曰吾亦言其不可矣後謂其愈於開甚言開之不可爾然則里可并乎曰可何以知之余考之舊志矣後志之圖率減於前志豈無謂而然哉況今條編之法

既行賦役之輕重無係於分并而開一里則多一人  
在官聽役王成之增尹鐸之損皆非中道然而民之  
所利斷可見矣曰民之所利固有在矣然上官率以  
開爲能也如邑令何曰上官之更事多矣其見理明  
矣邑之土田戶口未始有增而獨多其里其將謂之  
能乎其將嘉其有王成之功而疑其無尹鐸之志乎  
然則必不可開乎曰曷爲而不可并者多矣開其丁  
田之最多者以足舊里之數此不得已也若得已不  
已且任其喜怒而顛倒焉則民心必有不能平者矣

然則其并附都也當乎曰此無關於利害者也凡變  
法皆變其不得不變者爾今日去一附字誠覺可喜  
後日有查清不及者曰某都某圖卽附某都某圖便  
覺多事矣然則置五十九都之里可乎曰吾不知其  
置之之意也有土地而後有人民而後有征徭而後  
置圖里非爲觀美而已也今無民而爲有民吾誰欺  
乎無之何損而有之何利乎夫五十九都泌湖也其  
有都無里不知幾百年矣今旣田之則都里之誠亦  
有見然圖里之必當圖里其土著之民今驅別都以

充之何謂而發乎夫天下之功不必皆已出也使泌湖而信可居矣生聚將日蕃戶口將日衆異日圖里之未晚也如不可居終當爲湖今日置之則易後日去之則難誰任其咎乎記曰行必慮其所終弗之思爾曰民且有樂就之者矣樂之者何人而梗之者何人乎曰以形言則就之者爲良民議之者爲邪逆以情實言吾不知所從矣古人有言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惡夫人情莫不欲逸彼獨欲勞哉易牙殺其子以食其君自當時言可謂愛君矣百世之下

以爲何如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齊人莫如我敬王也順之者必是而梗之者必非則易牙爲忠臣而孟軻爲慢君矣夫姦民苟且旦夕之利寧知爲政大體顧在上者不爲其餽則可爾曰然則今將從子之言乎將行已之志乎曰行已之志也然則令不信善乎曰令非不信善者也顧余之言之也遲而發之也峻發之峻則情拂而未暇察其理之所

在言之遲則事已遂而不可終止此余之過也曰然則子且失言矣曰此余之所不敢諱也令之禮我也



至鄉人之望我也厚政事因革之大者竊有所疑而  
不以告後其謂我何故寧失言而有所不顧也然則  
奚益曰奚而無益也令之志銳而才大志銳故行之  
果而不能屈意以用人之言才大則其設施置措安  
往而不善合人情宜土俗以愚言而益密安知先王  
疆理之法必在此而不在彼乎曰子之仕以言而得  
罪矣今居鄉而猶爾也是亦不可已乎曰吾過矣吾  
過矣然而吾今則有所恃也令之先君子以直言得  
罪令每爲痛心疾首指日當路且將推其純孝之心  
以體天下忠臣之志言之不善不用則已矣肯從而  
罪之哉吾故曰有所恃矣

崇本錄或問

駱氏重脩家廟禮成著爲錄或問曰廟主多矣脩之  
而獨祠溪園公何也曰始祖也錄序備矣古者別子  
爲祖惟大宗得祭之後世宗法旣廢則闔族之祖闔  
族祭之宜也而仍以宗子爲主卽未能盡復古法亦  
存其意云爾由溪園公而上者以親盡祧由溪園公  
而下者各歸本宗皆古制也或曰亦有親未盡而祧

者何也曰廟以宗子爲主宗子之親盡則祧其未盡者祀之私室禮也或曰禮重始遷之祖舍之而曰溪園公何也曰重賢也始遷則百十九朝奉矣繼姓則壽二府君矣而功德皆無可考見溪園公行誼表表門楣之所以莊楚而子孫之所以繁衍皆由是始是以始之大意見告遷奉安二祝中矣或曰其祔何也豈皆有功德耶曰諸祖考與溪園公同起艱難勤生聚敦學行皆與有力其一雖從而以早孤受育義無彼此其二雖晚生而循循謹守家法缺一似有不可

者亦以體諸子姓之心也或曰祔位不及妣何也曰男女之別也以遠嫌也然則廢其祀乎曰有正祀焉本支各脩之此祔也何疑於缺曰本支各祀其爲男女者多矣獨可以無別乎曰是不可執一論也各支之祀以妣並考義取合體同堂而異龕者所以從宜權也而不失爲經祖廟之祔以子配父義取佐食列考而虛妣者所以遠嫌經也而不失爲權夫各有所重也或曰歲必四祭且有隆殺何也曰冬至祭初祖朱子家禮有明文矣從其義則三時可以無祭然古

者諸侯五廟四時之祭未有不及太祖之廟者今雖  
士庶既許其祭四世又許其祭初祖矣獨限其三時  
乎而隆殺則因乎時稱乎財爾或曰清明之墓祭久  
矣其改於廟何也曰墓藏廟祭亦猶行古之道也其  
別說何也曰古有族厲猶今府縣之有府縣厲仁之  
至義之盡也或曰祧主之有墓祭何也曰以從俗也  
古不曰去祧爲壇乎墓之祭壇之義也祧於廟者禮  
義之中正祭於墓者仁孝之變通廟存則墓當從古  
廟廢則墓可從俗然而從俗之禮文殺矣曰拜朔之

以牌輪何也曰必其至也自牌之外聽其自來賢者  
不阻而有事者不妨也服必遵 制身之章也避凶  
服敬其吉也胙無不及廣神惠也皆古之制也若夫  
庶母不入廟不世祭則古義凜然而此所脩者本始  
之大其不及所不待言嗚呼禮可易言哉泥古則固  
廢古則陋協諸義而可以起先王之所未有者會通  
也寧違衆而不敢廢先王之成法者守正也而孔子  
大聖不曰從周則曰從先進寒門家廟創自溪園公  
脩之而不無改於其舊雖博謀遠酌不敢少作其意

而人鮮識者亦嘗勞名公大筆欲以冠篇雖其詞采  
燁然褒美有加而亦未能盡得本意恐異說得乘之  
以入也不揣復爲問答以明其槩惟覽者正焉

居喪答問

先君之喪旣襄事客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子好  
古而不和於俗今日之事其語在大人一指者則旣  
聞命矣其餘尚不能盡無惑也請一一瀆之而無罪  
可乎曰是問禮所急欲承教而不可得者也曰俗初  
喪者反穿其上衣子獨不然豈謂於禮無稽乎曰然

親始死鷄

笄

斯

纒

徒跣扱

插

上衽小斂而後袒括髮

免

問

鬢禮也反上衣良未之前聞哉其不赴何也曰

親厚者不必赴疏遠者不當赴貴顯者不敢赴必不  
得已者始走一力口報之豈以片紙爲惜哀痛迫切  
之中從其質也仁人之所不罪也然則古何以赴曰  
古卿大夫士交政於中國勢分懸隔或拜使而赴或  
父兄命赴政事之章冠裳之體也今我親故情聯地  
密朝有變而夕莫不聞彼且匍匐不暇而待赴乎哉  
故曰仁人之所不罪也不稱孤子何也曰經言少而

無父曰孤說禮者謂三十以下無父可以稱孤若三十以上有爲人父之道不言孤也故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經有明文況孔子謂三年之喪從其至者孤與哀孰謂爲至乎孤哀分父母家禮本之書儀雖傳襲已久不爲有據丘文莊公亦嘗言之矣旣曰不燕客矣然亦有酒肉之者何也曰此不肖之罪也然而惡草也在禮老病不止酒肉夫孝子也老病且不止酒肉賓客之冒雨雪而徒步遠來者安知其不無所病而拘以一說恐非禮意若其必當飲食與

否則在好禮者之自審其近也卽遠而無他慮者自不敢不以正事之矣日止二奠禮乎曰古君子之事其親也日出而朝慈以旨甘日入而夕慈以旨甘其在殯也朝奠日出夕奠逮日旣曰朝夕奠矣而復曰上食何煩而無次乎疑家禮之複也故節之其不焚紙錢何也曰不以祭祀有年矣敢復以瀆吾親耶惟不焚故不敢輕受之人以誠信事幽明也不受賄賂何也曰喪禮之變久矣一旦欲復古不設燕不分帛而復受其來儀彼且以我爲家於喪況孟獻子旅歸

四布亦孔子之所許不受也者亦歸布之意耳而卒有受之者義所必不當却也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祚殯於客位有常所矣子一於堂何也曰吾謹其大者而已地位之彼此古今異宜所不必計也無妨於卽遠而已未成服而辭客何也曰當事則辭禮也哀敬有所致不得已也非槩辭之也易服而葬禮乎曰交於山川之神明不可以純凶古也墓不請名公而自誌何也曰不暇及也先儒有爲之者也自誌則宜書府君若先考而曰某官某公何也曰欲易

見也明旌之例也明旌欲使今之人知其爲某之柩也故書某公誌石欲使後之人知其爲某之墓也故亦書某公自不當與祝詞同耳其不請顯者題主何也曰禮家所不載也子弟親故能者之事也瀆顯者不敢也吉服而臨之非喪儀也祔及高曾何也曰祔祖古也然古者諸侯大夫主各一廟故得以班祔今一廟耳將安擇之故不曰祔祖而祔廟今之廟非古之廟也而今之祔亦古之祔矣祔卽改題不已速乎曰世已易矣主之者非其人矣不改題之可謂正名

乎不嫌速夫亦有所不得已也老病不止酒肉矣子亦飲食之乎曰先王之制禮甚嚴而其責人甚恕故曰五十不成喪七十者衰麻在身而已又曰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滅性者謀耳不肖雖有年而力足以勝喪何必自餒必三年乎曰所不敢必也日者雪夜嚴寒固嘗有所飲食矣以勝寒而止若其不勝則聖人旣已許我勝而不勉古之人皆用之矣雖然汝以行古之道取罪於人尚不知省而涇涇如昨所得者幾何乎予曰執禮者人訾棄禮者人趨稅未

知所也吾何慎哉君子求同理不求同俗求天知不求人知吾何慎哉客去書以備省

萬一樓集卷四十終

萬一樓集卷四十一

諸暨駱問禮子本著

雜著

蕉聲石論

凡五篇有序

部有大政放諸司假空衙寒雨客偶過談既  
去蕉聲瀟瀟終日不輟悄然斂衽爲著論五  
篇名曰蕉聲石論燕人之石可以自玉而已  
若以示人則人之厭聽將有不啻若予之於  
蕉聲者可望掩口已也時萬曆三年十月十



有九日漏下三鼓萬一樓居士序

王文成公論上

陽明先生今之荀卿也蘇子瞻有言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而陽明爲甚天下之事莫不有知有行不待知者而後知也故孟子言良知亦曰良能而彼必曰知本兼行如知縣知府豈必復以行爲言則是孟子之言亦甚贅矣知之非艱惟行之艱知之未嘗復行三知三行始終條理古先聖賢每每言之非始於後儒也天下之事必先知而

後行亦不待知者而後知也而彼必曰行到然後知如食始知味衣始知暖至京師始知京師而自知其說之不通也則又曰知行合一夫知行合一古人言之舊矣謂成德者爾若入德之序則必先於知然自知行合一者言之亦未嘗無先後也使知不先於行而精一博約果無二義則大學何不言致知在誠意中庸何不言固執而擇善論語何不言仁及之知能守之而見義然後可爲知過然後能改皆自然之漸次亦非始於後儒也至於良知固不假於見聞致良

萬一樓集 卷四  
知必由見聞猶之養生者元氣固得於天賦養元氣  
必俟飲食世或有辟穀而長生者吾未之見也然飲  
食猶能傷生未有聞見多而害道者所惡於聞見爲  
其不能擇善而從反躬而踐之焉爾然未有廢聞見  
而能擇且踐之者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後  
儒語也今其言曰孔子之意重在畜德朱子曾教人  
不畜德耶且陽明所以日聚其徒而講究之者聞見  
耶良知耶若曰良知則無俟講矣而不廢何也今朱  
子之書具在凡陽明所自以爲妙契而獨得者皆其

殘膏剩馥顧乃操之入室以快其一時之論而爲之  
徒者方且慕其名而不察其實襲其言而不精其義  
此出彼入同然一詞而紛然百途其爲學術之禍將  
有不止於荀卿而已者何者荀卿之惑易辨而陽明  
之僞難知也荀卿以性爲惡以聖賢君子爲僞且亂  
其叛道也遠明則不然孟子曰良知彼亦曰良知  
曾子曰致知彼亦曰致知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  
也彼且日以講學號於人雖其旨有大謬不然而其  
言則皆聖賢所不廢且其詞之成章行之有類節義

功業燁然一世而揚其波者又皆當世聞人竊嘗論之荀卿外侮也陽明內蠹也彼方日誓其家之長老率其少壯以弭盜保室爲事其家人且以克勤目之而不知其術之疎說之謬適足以敗乃室而開寇穴有識者從旁議之長老且罵曰是妒吾克家之子甚者操杖而逐之及其後效未嘗不思議者而恐無及矣噫吾憂後之無及則固不得避長者之杖也

王文成公論中

世皆曰陽明禪學也爲其有空虛之病也而爲之徒

者則曰陽明先生文章節義政事功業俱表然一世烏在其虛也夫外文章節義政事功業而論學固不可卽此四者而槩與之以學則唐之郭子儀未嘗無功柳宗元未嘗無文而管夷吾未嘗無政介子推未嘗無節其他傑然兼備者亦不可謂盡無君子不輕以正學歸之也且陽明先生所以自謂得千古之祕而其徒所以尊崇而推挽之謂其超越前儒而直接孔孟者安在亦曰致良知而已則所以論陽明之學者

者在論此耳卽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禪而參之以良

知之說則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夫人之所以爲人者心與性而已儒者之學曰心與性釋氏之學亦曰心與性其所學則同而卒歸於異則儒實而釋虛千里之謬毫釐之差也且吾心之德孰有大於仁者乎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及請其目不過曰非禮不視聽言動而已其他曰敬恕曰愛人曰行五者于天下曰雖之夷狄不可棄非行己之事則治人之術乃所謂性命也至於釋氏則不然曰遺爾事物棄爾日用而致虛守靜則心自明而性自見夫高談

性命莫過於宋儒然卒亦未嘗遺事物也遺事物廢聞見而空以性命爲談則陽明致良知之說爲甚蓋嘗讀六祖壇經而繹其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并言下大悟內見自性開佛知見自歸依佛及諸佛妙理非關文字之旨未嘗不嘆陽明之說陰有所祖而問有以無對問無以有對問凡聖以聖凡對語錄所載大率相類雖曰不爲禪吾不信也然釋氏終歸於虛而陽明行業聞望表然一世則其平日致知力行之功本有不背於聖門者特其一時矯枉過直正標赤幟

而攻之者過激遂蔓延其說至于不可收拾逮集朱子晚年定論其計亦有無聊者矣朱子早年曷嘗不尊德性特不廢問學耳欲廢問學卽入於禪陽明特以雄其一時之辨而其徒以爲信然今則公然以三教爲一途道朱子則若將浼道老釋則如不及而且有并左陽明而自肆其說者其父殺人報仇子之行劫蓋所必至嗚呼吾未知所終也

王文成公論下

或曰陽明格物之說爾能通乎曰奚而不通也彼謂

格正也格物之不正者以歸于正則知爲至意爲誠心爲正而身修矣若然則格物爲實致知誠意以下皆爲虛語聖賢立言不若是也卽如所言物又豈能自正必有所以致之者而初不之及若謂致知所以格物則不惟語意不順而雖聖人有所不能知學者乃能不事外求而一取足於內照吾不信也陽明之言不過欲以申其知不在先行不在後之辨而不知知之必先於行明白易見考之經傳驗之日用判然黑白有非迂詞曲說所能淆者則何苦而爲此不通

之論而今之學者醉生夢死濫觴其說或曰格通也  
凡物皆得其所而無滯也或曰格式也凡物皆合式  
也又曰格去物欲也夫三說皆左右陽明者也而格  
去物欲之說爲近然朱子或問辨之已明蓋格去物  
欲則意誠矣當言致知先誠意不當言誠意先致知  
而旣曰誠意又曰格物亦甚贅矣夫物欲去而理自  
明一時之是非利害以臨事言則可安而能慮之境  
也格物致知知止之事也試卽執田間之農夫市廛  
之赤子而坐之密室曰聖功也是農夫與赤子也亦

以聖功自任無邪心也積月累歲能有知乎授之篇  
章習之句讀而駸駸乎談堯舜矣且父子物也慈孝  
理也若何而爲慈若何而爲孝孰爲大義孰爲疎節  
孰爲安常孰爲處變其所當然與所以然者必確有  
定見而後於父則孝於子則慈因時之宜隨事之理  
始不過物未有不考之古訓不習於典禮而能自當  
於物者赤子之愛親誠爲良知不窮理以充之必不  
能全體大用洞然纖燭以納于中正之典小杖則受  
大杖則走之義以曾子之賢未之知也聲爲律身爲

度自誠而明在聖人則可在學聖人者恐未能聖人  
不以之置法也今之言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  
何時格得盡何時可行夫物理無窮雖日有所格信  
不能盡必知盡然後行非朱子意也以此誣朱子而  
求申其說朱子不可誣適以自誣爾赤子生而有親  
其事親也豈能盡合于道必學而後知未知道之前  
非棄親而他之也凡言學者言其求合於道耳渡者  
必以舟當其無舟未免寒裳然遇深則溺矣出者必  
以戶當未知戶豈遂廢出然遇急則竇矣行者必以

道當未聞道豈遂廢行然而臨大節不亂且奪矣此  
君子所以急於學也畏理之不易窮而置之不窮曰  
良知自足也是猶貧者畏食之不給而曰服氣可以  
長生食將爲病者等爾夫朱子之用心密矣參互考  
訂要於其當不在異也而今之學者不於其當於其  
異作聰明者喜其誕文淺陋者樂其徑狃聲華者遺  
其實希進取者挾其黨而古學日以不復則異說高  
論爲之階吾故曰陽明先生文章似蘇子瞻氣節似  
韓退之功用近郭令公其論道則似荀卿而陰祖壇

經陽明復生當不以予言爲過矣

陳檢討論

嶺南理學不曰丘文莊而曰陳白沙此立論之疎狗  
名之過也余生也後不及師事二公敢輕置喙顧二  
公遺書具在誦其詩讀其書而尚論其世則實有不  
容隨人妍媸者白沙之書大抵迂遠庸穉初無緊切  
要義其所謂自然爲宗等語多本老莊而詩詞尤鄙  
淺可笑至其得力處謂全在靜坐居小廬山十餘年  
履跡不踰戶闕竊嘗笑之靜坐一義發于程子古者

坐如尸遇坐而靜則可必靜坐始爲學子路負米而  
養曾子敝衣而耕終無爲學之隙矣夫學自天子以  
至于庶人不可一日廢者也若坐以年計則農必廢  
耕官必廢政子必遺親臣必後君無一而可惟禪家  
者流棄倫絕世始無掛碍聖賢所謂靜雖萬變紛拏  
之中而此心自如非閉關入定者比也宋儒之學其  
精處甚多靜坐一義殊無根據或者亦有爲而發故  
朱子絕不道及今不取其精微之奧而顧襲其有爲  
之末義至以爲要訣其不率天下而爲禪者亦鮮矣



若丘文莊大學衍義補一書自心術之微以達於政  
治自衽席之近以通於海隅莫不講求鑿有定論而  
且切當事情不爲異常可喜之論至其立朝行事始  
終一節而家禮儀節世史正綱學的諸書皆博雅有  
據顧理學之名在彼而不在此則以其未嘗號召生  
徒開立門戶焉爾千金之家居奇積最至充棟宇行  
旅不知販夫小子出入不過數金而高標濶匾貨者  
日集其門不知舉其肆之所有曾不償侯門之一握  
今舍博學詳說反躬實踐之君子以言理學而惟取

其榜立門戶宜乎天下之紛紛而雖 明盛之世不  
免枝葉之在言也故嘗論陽明先生名臣也白沙先  
生高士也白首山林塵視祿位當時所以遠近響應  
必有動之者若曰褒然爲一代之儒宗則嚴光諸人  
先之鳴矣或者曰白沙博雅非一節士也嗚呼膏之  
沃者光之燁吾未見博雅之士而立言顧有不足觀  
者也或者又曰文莊以秦檜爲有功於宋以范文正  
爲好事何如曰此非文莊之言卽有之必有爲而發  
要未足以累文莊也不槩其大體而以寸朽指合抱

之未然則棄合抱而取拱把乎吾恐其可指者尤多也

### 朱陸同異論

朱陸之辨非一日矣言其異者則曰朱子道問學陸子尊德性言其同者則曰道問學者未始不尊德性而尊德性者未始不道問學嗚呼何其易也聖賢之學與異端初非二道而所以卒異則聖賢會其全而異端執其一焉爾孟子曰所惡於執一者爲其害道也舉一而廢百也使其舉一而不至於廢百聖賢亦

何惡於執哉惟其有所執必有所廢此所以爲異端而異端顧不自知方自以爲得斯道之大原而思以易天下爲聖賢者不得不哀而號之以幸其一悟彼竟不悟則固有任其咎者矣朱子之學會其全者也德性則尊問學則道唐虞之精一洙泗之博約一也而陸子則恃其資稟之穎出謂天下事物皆其細故吾惟正其本而末自舉夫本立道生一以貫萬聖賢豈不以此教人顧大小本末終當具舉本不固枝不茂而披枝亦能傷本源之潔流之清而淆之者至不

萬一樓集 卷四十一  
能保流之不溷以陸子穎出之才雖執其一不爲甚  
害然要非中正之轍也使東施效顰而鼯鼠學浮則  
末將有不可救者故朱子不得不以道問學語之非  
謂德性之不足尊補偏之劑也不知者遂謂其道問  
學之功居多而欲調停之者又爲著道一之編道一  
編固晚年定論之始也竊嘗考中庸尊德性道問學  
之章句而得朱子用心之密矣其言曰尊德性所以  
存心道問學所以致知非存心不能致知而存心者  
又不可不致知嗚呼斯言也豈其偏于問學者哉顧

知行不可偏廢其間道中庸崇禮等目皆力行之事  
而獨言致知視其平日所謂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  
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者似有不類不知非知之真  
必不能行之當此所以均屬之知而一以存心爲先  
存心固力行之原也而致知之功卒不可遺故程子  
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有得於此也彼陸  
子者何足以語此故學一也朱譬則大成之樂金聲  
玉振條理具備而陸則雲和之鼓謂樂弗得弗和則  
可謂鼓可以盡樂不可也朱譬則由基之射巧力俱

全發無不中而陸則孟賁之力謂力爲射者之所不廢則可謂力足以盡射不可也朱譬則四時元氣周流寒暑而夏蟲不可以語冰陸近之矣學朱子不成不失爲儒者學陸子不成禪而已矣朱子非好爲陸子辨懼天下後世之淪於禪爾大抵天地陰陽之氣恒相乘除故邪正治亂亦相倚伏春秋有孔子而老子已生戰國有楊墨而孟子自在宋有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陸子已橫其側至于今也陸子之說大行而朱子之道未嘗不在人心顧陽一陰二而邪常勝

乎  
正嗚呼有世道之責者其能無懼矣乎其能無懼矣乎

### 啓聖公祠論

立學而祭先聖先師崇德也報功也示民以敬道也仁之至義之盡也祭先聖先師而復推及其所自出崇德乎報功乎示民以敬道乎無乃徇於情而未嘗協之以義乎古之帝王其功德之在民亦大矣後世王者未嘗祀其所自出也孔子之功果加於帝王乎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有若曰

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其推尊之意則然耳果曰孔子垂憲之盛非成功於一代者比也然則伏羲之八卦爲萬世斯文之鼻祖文王之彖周公之爻易道賴之以備其垂憲之功亦可以優劣論乎不可以優劣論也亦將推其所自出而祭之乎古之帝王不徧祭於天下也孔子爲萬世道德之宗主叔梁紇能生之不可謂無功德於世比隆於古帝王足矣祀於其所生之地可也若曰帝王非王者不得祭叔梁紇非帝王也故天下皆得而祭之此言道德之宗主以謂

孔子則可耳若生夫道德之宗主者恐不當無辨矣今之言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祭孔子不可不先其父也然則叔梁紇獨無父者乎而其情將何已乎夫禮有以仁制者有以義制者仁之所在義不得而獨嚴義之所在仁不容以濫及門內之治以恩勝仁也祭其先人宜無不可矣然而義有中正及其當祧孝子慈孫不能已也非不欲已之神歆乎禮禮所當正雖存其祀神弗饗也爲道德宗主之父其肯濫人之饗乎孔子爲道德之宗主肯濫其饗於父乎且啓聖

公非稱也不欲以王爵褻孔子也而以公褻其父是尚爲能充其類乎或曰其子孫且公之矣獨其父不可乎曰公其子孫生者也吾之臣子也不欲臣之故不敢王孔子也而顧臣其父乎子孫保之宗廟饗之叔梁紇之饗果不可已修之曲阜可也崇德報功且示民以敬道徧四海而修其節恐不可無辨也或曰從祀諸儒未必皆賢於彼且路點及鯉莫之或祔也奈何曰萬世道德之宗主謂孔子也故凡祔者祔其可祔於孔子者也故前乎孔子者雖賢不與也後乎

孔子者雖賢矣不當於位不與也皆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是故微子思則伯魚不可不祔以子思而避伯魚伯魚無憾也微子與則曾點不可不祔以子與而避曾點曾點無憾也卽子思子與亦無憾也而叔梁紇獨以爲憾乎幸而孔子之父叔梁紇也不幸而父瞽瞍也父鯀也將如之何乎瞽瞍猶允若鯀猶勤事也不幸而又下之也將如之何乎此皆議禮者所未察也先王之制祭祀也本之以仁而裁之以義仁至義盡而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百世無不得矣

是故孔子王矣而我世廟易之以師知王之未必尊於師則啓聖之祀不爲增光於吾道也可類見矣

### 土地祠論

各府州縣建有土地祠而不聞祀典議禮者之缺也或曰城隍廟亦無祀典制於壇也土地之祠或者社其兼之乎曰是不可例也城隍一而已社與土地則一可永嘗不二也故曰家主中霤而國主社府縣之土地古之中霤也然則古人祭社可矣何復祭中霤乎祭法曰王爲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

社今之社稷壇卽太社之意也土地祠卽王社之意也天子祭地祭社又祭中霤各有爲也許其大者矣獨不許其小乎朔望必拜而終歲不一祀於義何取乎記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況先王之所本有者哉或曰土地未嘗無祀也其禮簡矣故不登於令甲後人失之耳俟證諸識者

### 孔子手植檜辨

曲阜孔廟枯檜斜倚門檐相傳夫子所手植不忍去且謂有王者作則其幹必榮曾經烈焰不焚嗚呼孔

子之生也削跡於宋伐木於陳乃今萬世之下則卽其影響之跡誇耀之惟恐不至是檜也果孔子所植與否不足多辯謂其知興廢而可以試烈焰則理所必無孔子語子張以知來矣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如此而已矣顧其所植乃獨知興王之機孔子亦人也所謂磨不磷而涅不緇自名其德之至則然爾乃梁木則固不能不壞也而其所手植乃能枯而復生火而不燬而又不能使之不枯此何說也孔子之聖其嘉言懿行備

載典籍皆庸德之經若夫萍實積羊之類固有識者所不道後世學者誇大聖人不本其垂世範俗之常而道聽夫瑣屑不經之談其與以萍實積羊之類語聖人者等爾大厦廣庭硯石寸草莫不井然亭立而枯榦獨橫斜其中死而有知說者謂夫子心安於正吾知非其心之所安矣夫古今惟德爲不朽物之榮枯始終天也召伯之甘棠勿翦勿伐其榮與枯吾不能辯獨意夫子之不朽與天地並天之於物也栽者培傾者覆而顧欲培其傾者以誇大吾夫子非天道



也漫爲之說

子貢廬墓處辯

孔子墓側小屋數楹庭前表曰子貢廬墓處甚矣人之好事而慕聖賢之過也孟子稱述聖賢皆本其情理之正而不辯其事之有無如虞舜以允若後登庸而焚廩浚井及在牀琴之說似若信然若此之類不一而足門人喪孔子三年矣子貢復築室獨居三年蓋當時有是言孟子遂援以責倍師者非謂其事之足法亦非謂其事之信有也孔門立教皆以大中至

正之道示萬世不及者必引而進過之者必俯而就子路有姊之喪而不忍除曰行道之人皆弗忍也伯魚有母之喪期而猶哭曰若是其甚也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旣而悔曰於吾母而不用吾情惡乎用吾情豈不以過人爲賢誠慮夫後世之不可繼也執師之喪共爲三年而又獨廬其墓誠不忍矣無乃甚而非情耶孔子立拱而尚右門人皆尚右子曰我則有姊之喪也二三子皆尚左平居講禮卽細微不敢忽也顧獨忽此大節耶孔子喪其親不

聞廬墓也二三子顧敢爲之不以喪其親而以喪其師非所以語用情之中況於三年之外耶卽其中有不忍必當有大不忍者以奪其情矣萬一有之此矯夫奇士之行非所以語聖賢大中至正可傳可繼之道君子爲賢者諱可也表之以示人不幾於率天下而爲過與子貢得聞性與天道雖未必粹然於中正之域其不爲矯夫奇士之行斷所可知并著之以俟識者

五牛生麟辯

河南光山縣牛生一犢不類其尹曰麟也圖而歌頌之傳於四方駱子曰是必非麟或曰何以徵之曰以其生於牛也夫麟之爲瑞古言之矣其形則麇身牛尾馬足圓頂一角其性則含仁懷義音中律呂行中規矩擇土而踐動有容儀產於異域非中國有聖人不至毛蟲之類此爲之長其初生也必得天地之間氣而今乃生於別類何以爲麟且馬牛羊豕麋鹿之類不聞其相爲生也有相生者人皆以爲妖孽恐恐然指爲國家災咎奈何牛乃生麟將以爲災乎將以

萬一樓集 卷四十一  
為祥乎以為災未聞麟之為災也以為祥而反生類  
之常失孕字之正將牛可以生馬豕可以生犬而雞  
可以抱鳳俛類亦可以生人天地之正氣不盡泯乎  
然則所生者為何曰牛所生者牛若其不類則牛禍  
爾安能知其何物曰宋史自政和重和宣和慶元諸  
年皆書牛生麟其傳久矣子未之間乎曰聞之而不  
敢以為信史也自堯舜禹湯以來閱歲多矣不聞牛  
生麟也至宋而始有之果天地生物之氣至此而變  
乎抑前史之失書乎亦宋人之未察也夫麟之不恒

有於天下也尚矣倏產異物莫不駭視而黠且好事  
者倡言曰麟也孰有識其非麟者爭相驚詫以為嘉  
祥而好誕者人之常情又樂為傳道在昔猶今日爾  
若曰麟則產有常所來有常時必不生於異類之腹  
生於異類必不為麟昔人言伊尹生於空桑君子曰  
空桑蓋地名云非桑為尹母也若牛能生麟則空桑  
亦安知其不能生尹然而君子不道也夫六合之大  
出奇見怪耳目所不接者種種敢以一人之私見盡  
廢顧天地有常經君子亦道其常而已

記怪一

雲南黑井鹽課提舉司竈丁三百五十三丁半每丁帶耗費月該納銀三兩八錢一分九釐司官不法每丁加一兌馬重三錢一分八釐上官未之核也萬曆六年提舉徽人汪雲秀到任循舊亦加前馬忽一鵲旋飛去復置一馬又啣去汪疑懼欲革正察官并執役人咻之汪不能自主不半載事發世稱鵲報吉鴉報凶謂鵲不如鴉人情喜鵲而惡鴉爲好諛若斯鵲者其在鴉之後否也曾聞鳥有啣環以報其主者

予未能深信今以斯事觀之然耶否耶夫兌馬非腥羶果實鵲何利而啣之啣之不及別馬而獨及其不法者且至於再似非偶然鵲雖有知恐未必及此是豈有神使之耶凡人恣行非法自以爲人莫我何而不知神已鑒之神鑒而不卽殛示之以物亦可謂仁愛之至矣而復不悟以自抵於累嗚呼其亦弗思之甚矣記之自警且以告同事者

記怪二

有鋤山者得銀一錠上鑿有字喜持歸稱之重三斤

十兩蓋一元寶云裹以衣枕而臥睡酣見四人奔謂曰此非爾物胡爲取之詢之曰汝兄物也時兄與對牀而臥急呼與之兄手受喜亦枕而臥明早兄弟方謀備物祀藏神啓視之則色漸變原有字處成蘚斑已而石矣兄弟相視愕然持語市人猶如元寶狀嗚呼物之有主如此雖無故得之猶不能保況欲以智力求乎曾記宋時一名公以師旅行宿一傳舍見一老人謁於堂前曰爲公守餘財若干萬久矣請以付公公曰師行何暇又此去事竣有剩費七百兩入之

還至前傳老人復來告納曰比前少七百兩公已於某處用之矣愚不敢信以此事觀之昔人豈欺我哉然事之渺茫雖耳目鼻口有不可信者召其人至詰驗信然記之蓋鋤山者爲予族人增行十八兄則十三云

讀蔡林二先生粹意

二書皆予舊時所常玩今雖未能得魚兔蓋已筌蹄視之矣偶得此集翻閱不覺蹶然林次厓存疑蓋發蔡虛齋所未發而於格物致知博文約禮處言之尤

萬一林集 卷四  
爲激切然皆闢時議而崇朱註爲今談道者所深諱  
此書梓於侍御涂公涂江西人也江西名公盛傳王  
文成之學其非毀朱子同然一詞而顧肯梓此似出  
倫類及細檢之則激切處皆已節去嗚呼然則梓者  
之意蓋有在矣而次厓有知肯以爲知已否也或曰  
節其無益於舉業者爾然則業舉者不欲其明道乎  
一笑掩卷不覺睡去

讀景賢祠集

景賢祠者鄉之大夫士共立以祠季彭山先生者也

而彙其文爲集間嘗讀之竊嘆秉彝好德人心之不  
可泯一至於此而篇中誌先生行實多以師王文成  
爲首談嗟夫文成公思以致良知之說易千古之學  
術啓口卽詆讀書窮理爲支離視六籍何啻糟粕而  
先生自結髮至皓首無一日不考訂經傳綜核百家  
必淹貫成一家言乃已俛首於文成之門戶者固如  
是耶故愚謂論先生之世者缺其師文成一節可也  
卽其著述不無一二語承襲文成尊信之詞未嘗絕  
口而意固未可以淺近測昔莊周於孔子詆訾無所

不至人孰不訝其自絕而蘇子瞻獨曰此其尊孔子之至者孔子問禮於老子豈不知其以禮爲忠信之薄非可與明先王經世之典者不得已問之蓋有深意焉而後世不察遂謂孔子曾師老氏事之倒行逆施而不可以跡泥類有若此者何獨先生 方今且從祀文成於孔廟海內士大夫以講學名者莫不宗主之謂先生深得其傳亦何足諱而學術所係毫釐千里平生景仰先生著述之富行誼之隆近又得交先生後賢益悉底蘊深信先生蓋聯衡朱仲晦而斜

徑陸氏者其係簪文成或有爲而然故欲置之勿論至大夫士所以祠先生則素所師範沒不忍忘是或一道而所重者尤在著述後之君子一日讀先生之書則一日仰先生之道何敢或廢若曰 國典未及而祠之則是以私禮抗 朝廷之大法也先生其安饗之乎而況今 國典已定祠猶兀然何也祀於社之說固有所本祀之爲社乎祀社而以鄉先生配之乎前牒所未考今祠所未詳故曰是或一道也此人心之不可強而僞者嗚呼非先生之盛大其孰能得

之

萬一樓集卷四十一終

諸暨駱問禮子本著

萬一樓集卷四十二

雜著

信心說

或曰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而從俗者亦  
有之乎駱子曰否然則喪而飲人與弔而飲於人義乎  
曰胡為其義也然則子之弔而飲何也曰勢不行也聞  
喪而弔皆情之不得已者也逐隊而往父兄宗族在焉  
群迎而飲鄉里親戚聚焉勢不能獨復故



俛首而從之吾懼夫蜀犬之吠日也然則烏在其不從俗於非義也曰吾信吾心也涕泣而入臨談笑而就席信無分於虎豹犬羊之羣自受爵以至納屨酒不入吾之脣而食不入吾之口以是爲無愧於吾心有孔子獵較之意孟子曰舜不告而娶君子以爲猶告柳下惠曰爾焉能浼我吾信吾心也君子處汙濁之世不察其心而惟迹之泥事之可疑者多矣然則子之道可通乎曰不可心迹未始相離信心之說弟子之道也先生長者則不然率弟子而出吊有非禮戒之可也親死之爲何躡踊之不暇而酒食以爲禮曾夷狄禽獸之不若雖不弔可也弔而斥其罪亦可也此而合心與迹而皆可信者也信心之說爲弟子者通之

### 擇禮說

拜揖賓主相向古之義也今之制也古之正也其退而並立禮之謙也俗之趨也而南北分矣南人是南北人是北雖屢奉欽依卒不能歸一夫理無兩是也童而習之老而不察守正者違衆徇俗者違心義

不可謂一也行不可謂類也雖小德之出入不若正之尤懿也南京各衙門禮皆行南惟六科與十三道改從北是果是而從之乎抑亦徇而從之乎至其禮別客又從南果以是者禮客乎抑以賤者禮客乎愚南人也不敢是南尤不敢是北生爲 朝廷之民仕爲 朝廷之官則從 朝廷之禮尚左而相向傳曰賓有禮主擇之愚非知禮者入此則忝爲主矣敢僭擇之

擇言說

人亦有言言官論事當論其可行者論人當論其可去者又曰論事則論其當行而必不行者論人則論其當去而必不去者嗚呼從前之說是惟不言言則必行從後之說是惟不行行則致福擇於此可以無忝斯職矣

謁混元祠說

姚安城北當川之中有混元祠中祠伏羲神農黃帝三像予偶至肅瞻而拜之夫古諸侯不得祀天子且此野祀也神肯依之而顧爲此瀆禮竊念夷狄之像

徧天下卽王公大人無不俯首禮之彼豈惟神不之  
依使其有靈見吾中國冠裳禮義之君子方將逃避  
之不暇君子且有加之禮者況此吾先天之聖萬世  
之主也卽其神未必依此貌未必肖此固儼然尊之  
以爲此其像矣而敢不一俛首哉或曰凡非其鬼而  
祀之者曰諂所謂淫祀也淫祀無福盍去諸曰此禮  
義之正也然天下之淫祀多矣不盡去而去此哉夫  
姚崇山平川此祠當其中城之形勝未必如也後之  
人旣重遷而且忌人之當之或者設此祠以厭之此  
術家事非君子正大之道也而器不登乎俎豆守不  
列於有司使夷狄之人儼然起敬曰此中國禮義冠  
裳之主也寧不愈使之奔走於夷狄之鬼乎存之非  
以爲秩節清廟也

### 畜魚說

書齋前以小缸畜金魚數尾或曰畜魚必以土從之  
水以土濁踰二日視者莫知有魚也因易以清水而  
拋梭擲金浮沉上下莫不可鑒乃思君子之處世猶  
夫魚爾處濁世則雖有令善無以自見及遇清時而

崇功懋業德義日彰然魚雖處濁不變其色君子雖  
亂世不改其度故曰歲寒知松栢是故清世可以見  
君子之才濁世可以見君子之節嗚呼吾不願君子  
之著夫節也

樓養吾號說

妻從兄樓養吾舊與余同學時余尚幼而養吾俯爲  
忘年交養吾之號人稱之余亦稱之雖養吾亦自以  
爲養吾而已無他說也旣而入太學交遊遍天下歸  
款余於別館至今幾十餘年養吾之號人稱之余亦

稱之雖養吾亦自以爲養吾而已無他說也今年獲  
好事者爲之歌詠敷揚其義乃始以其說命余余愕  
然曰居之幾二十年矣而復求其說豈前此皆徒襲  
其稱而未得所養與抑亦悔前所養之非而更求其  
至者與夫養吾之說孟子嘗言之曰吾善養吾浩然  
之氣吾勿忘而勿助而其尤警者數語曰求則得之  
是求有益於得者求在我者也斯言也三尺童子皆  
知誦之特未知用其力耳吾意養吾自居之意必其  
有得於此而顧欲假其聽視於聾聵豈厭常喜新人

萬一樓集 卷四十一 五  
之恒情欲更求夫巧異之說與道無二致苟以此自居則雖欲更求他說不可得矣養吾長髯偉貌言論慷慨猶好爲人排難解紛雖幼藉祖父雄貲而時更變故艱險備嘗不無悔心之萌焉夫悔德之基也悔而變其所居之正則非余所知矣余昔多艱頗與養吾相類聞諸達者曰惟約而寡求與可以養吾之志惟慎而寡言動可以養吾之材惟讀書而明理可以養吾之識罔不得矣今濟之頗得其味夫志也材也識也豈在外者哉吾自有之吾自養之勿忘于始勿

助于終駸駸乎浩然矣浩然之氣可以塞天地可以配道義可變可常可窮可達患不至耳又何悔焉養吾信與余同事斯語他日有人民社稷之寄亦以是施之則養吾之號人稱之余亦稱之雖養吾亦自以爲養吾皆可以無愧矣養吾曰然昔吾聞諸六峯周司成亦若吾子之言是也遂書之

更字弟默傳說

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也孔子豈誠不知哉默之也或曰諱之也諱之爲魯也默之爲或人也吾弟問

禘客字之曰魯傳則是以孔子之所諱者命之也而  
可哉夫傳吾伯仲之所同字而各專以古聖賢之名  
姓字若余則以周焉以魯命弟有自來矣豈知禘  
非王者不可傳而魯之禘尤非所當傳者耶然是猶  
據朱子之說耳或人之問初未及魯縱魯之說爲當  
諱孔子泛舉禘之義以告之而不及魯可也況郊祀  
之非禮亦曾言之則似有不必盡諱者安知所謂禘  
者必指夫魯而舉以命之也然則孔子之意爲或人  
之意爲多其更之曰默傳或曰若是則以或人待之

矣而可哉曰或人非淺淺者也夫禮之義莫邃於禘  
或人能以此爲問豈淺淺者孔子以仁孝誠敬之蘊  
非一言可悉故不欲瀆告之而曰治國其如視諸掌  
夫知其通於治則精蘊所在亦自昭然可見或人承  
之無復疑問安知非心領而默契之也然則是孔子  
欲以默示而或者卒以默契也惟默則思思而得之  
則其傳也真此孔子待或人之微意與不然上無所  
諱下無所吝鄙夫之有問尚竭其兩端而獨靳於彼  
豈究心於大禮之蘊者曾鄙夫之不及耶教不躡等

固聖門之成法然未有問而不答者顏淵問爲仁曰克己復禮樊遲問仁曰愛人隨其人之高下而語則有之孟子於齊梁之君雖好貨好色之類尚欲因其問而進之況聖人之於來學者耶聖人之不以無知必天下而棄之也久矣若其不答者或有之季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夫季路之在聖門上視顏曾固爲未逮然於鬼神生死之說必非懵懵者此而不足與言則天下疑無足與言者矣然宰我之問鬼神悉舉爲教之至以語

之矣宰我季路之不可軒輊豈待知者而後知也說者謂乃所以深告之禘之不知正此之類耳此固待季路之道也容知或人者非季路之儔耶然則或人豈不足以待吾弟吾懼弟之不足爲或人耳吾弟矜其英畏蹉蹉然若有賢知之狀而未能用心於內是其所難者尤在於默夫默不易言也孔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又曰予欲無言皆示人以默也而繼其志者卒不多見然則或人可易視哉吾弟試用其心於內以求其所謂默者何如則余言亦已贅矣

更字說

問禮舊字周傳一旦自更曰子本從弟問禘字魯傳予曾更之爲默傳矣因復更之曰子說義本林放問禮之本或問禘之說明白顯易不煩他詞也於戲禘固有說矣禮不特有本君子循名責實吾與弟不知何脩而能踐夫字之義也

更字弟克中說

族弟思禮字克敬余更之曰克中請問之曰敬不足以盡禮也能敬而又思夫禮可也思禮而徒得夫敬不可也吾之所望於弟者其中乎蓋敬者禮之本而中者禮之極敬而不中者有矣未有中而不足於敬者也孔子不云乎夫禮所以制中也弟能中乎思過半矣

族叔字汝誠說

吾叔氏爲博士弟子員名意客字之曰汝誠舊矣而復自顏其讀書之室曰正菴蓋有取於大學之義云一旦問其說於族子問禮禮愕然曰字之有說非古也而有之蓋緣其取義之深且遠有未易明者爾若



所謂誠與正則三尺童子如覩日月也而何以說爲雖然於古則無說於今則亦有不可不辨者自近世大儒爲致良知之說以爲格致誠正非有二義世之學者一以生知自任謂學惟在誠而讀書窮理反爲天理之蔽相率而入於禪以爲能一貫得大學本旨不知誠正固不可緩然講之不明而見之未至其視不誠者間豈能寸楊氏誠於爲我墨氏誠於兼愛卒不得爲正也使其見道之審豈至以一偏自是孔門之徒由死於悝求聚於季求不足言以由之鴻毛其

身詎曰不誠而竟不得其所寧非於物尚有未格於知尚有未至之明驗與而世儒方日嘒嘒然則叔氏之誠將謂學惟在是而專致其力耶抑將謂自脩雖以爲首而致知之功卒不可誣必務所以先之者耶昔韓文公原道而不及格致與孟子論天下國家而惟本於身同義說者猶謂之無頭學問乃斷斷然謂誠正之先更無別事而欲以窮大學之旨也其然乎其然乎叔氏端謹篤實良可謂得誠正之義者而好古博物卽博士弟子業有專攻不以奪其所志自天

文地理以至小說稗官世所視爲外技者莫不求精其說而尤不恥下問於字說且以及禮可見其槩入其所謂正菴者雖花石爛然而圖史充棟非淺淺乎趨時尚者其以爲問良有獨見然與顧格物致知要有本末先後乃足以屈世儒之說而有補於誠正叔氏固以濟其味矣萬曆丁丑仲夏望日避暑於紫薇山莊謹述

字王學甫說

國子選士王子寧之震器用臣以妙齡試於有司連

得高等占籍邑庠因而冠已筮日矣問字愚不佞側聞長者之訓凡爲臣者其道有常不曰良則曰忠於事敬於民仁儉於俗而崇於功不惟用者以是期之而用於人者儔不以是自許然而鮮克副焉則無其本也子夏不云乎學而優則仕孟子亦曰幼學而壯行之然則欲求臣道之盡莫有先於學者矣故漆雕開不欲仕謂吾斯之未能信志在學也而子路使子羔爲宰乃曰何必讀書則夫人之用我與我之用於人而爲臣者胥何賴乎王生端敏俊穎有司拔於數

百入之中而造之於學其所屬望與賢父祖命名之意適符而具遠爲王生者其懋乃學博之載籀質之師友反之身心充然自得他日有用我者出而爲之臣曰仁曰敬爲儉爲崇皆本其自得者淬勵而時措之以爲社稷役使上下稱願曰良臣忠臣詎不顯且懿哉請字之曰學甫有先本競時之意焉內弟鄭伯安爲王生師雅知務本者冠日在賓位其有取於愚言乎願相與勗之

二樓生字說

樓生欽甫暨其從弟仁甫同問字於予蓋欽甫名國幹仁甫名國禎皆入泮宮時欽甫尊君用學所更慮舊字不倫欲并更之耳余沉思久之曰是非不佞所敢更然亦不必更也生知欽與仁之義乎昔堯舜禹命其臣必以欽哉爲詞非以欽爲矢猷定國之本乎而孔門高弟莫不以至仁爲難雖優於治國如由求赤賜諸賢未嘗輕以許之蓋自此心之翼翼而不敢怠也謂之欽自此心之肫肫而無所累也謂之仁士君子隱居求志則自灑掃應對飲食動息以達於綱

常倫理古今事變之節勤搜力討朝暮不倦者孰非  
欽乎孰非仁乎欽固所以求仁而卽至於仁欽益有  
不容已者以立本也行義達道則自都鄙小吏以至  
於廟廊具瞻凡所謂禮樂刑政將順匡弼之節慎始  
敬終死生以之者孰非欽乎孰非仁乎欽固所以求  
仁而旣至於仁欽益有不能已者以致用也是故以  
之在家則情聯用正德業彰於家而爲家之幹楨以  
之在國則秩敘職脩德業成於國而爲國之幹楨始  
者欽也而究其所至未始不要於仁終之者仁也

而究其所至未始不歸於欽是故欽亦仁也仁亦欽  
也幹楨固無二義而欽仁亦無二理然則以欽字幹  
以仁字禎夫旣交舉而互言其資於國者已至不佞  
雖欲加之不可加矣樓氏務本崇實家勢駸駸向榮  
鄉里無不屬目而蜚聲藝苑每爲主司所器則自用  
學始今教其二子益弘厥緒而二子亦翼翼然勤猷  
勵操足繼前休相與待時效用他日信能欽而且仁  
患不爲國家之幹楨乎然欽雖似易而用極實難故  
史臣首以稱堯仁雖似難而取數實多故孔子亦以

許管仲然則前人所以字二生者意固有在而不佞  
卽勦其說要不爲無當惟二生勉之而已著其說而  
授之

字說

古人以一字爲字所以兩者其一乃丈夫之美稱若  
子與甫是也何以證之曰證之聖門蓋不證之經曰  
證之聖門者固所以證之聖經也經曰冠而字之敬  
其名也又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儀  
禮字辭終之曰伯也

叔仲季惟其所當果若是則

稱孔子者當曰仲尼甫矣然稱仲尼者未嘗及甫稱  
尼甫者未嘗先之以仲至其群弟子絕無稱甫者按  
顏回字子淵司馬耕字子牛宰予字子我然論語直  
稱顏淵宰我司馬牛其他若樊遲曾皙之類皆未加  
子以斯知字惟一字故可以一字稱亦可以兩字稱  
若三字則不惟孔門考之書傳亦少唯詩仲山甫朱  
子集傳謂爲樊侯之字而會稽季公本著詩說解頤  
謂仲字山甫名必有所據敢與朱子矛盾愚按國語  
稱樊仲山父而亦稱樊穆仲以穆加仲而不及山甫

則其不以三字爲字亦可見不然仲山甫猶尹吉甫也據吉甫子曰尹伯奇則尹必吉甫之氏安知山甫不爲字而仲不爲姓爲氏若子路之仲耶且五十始以伯仲則伯仲之稱不薄矣旣曰伯又曰甫何重復如是耶賈公彥謂少時便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雖朱子亦是其言然則稱孔子者五十以後只當曰仲伯魚五十而卒只當曰伯則父子兄弟又何辨耶愚謂未五十則當稱某甫至五十則稱伯某或仲某仲由稱子路亦稱季路意以此爾儀

禮之文繁舉其全而稱伯則不必甫稱甫則不必伯仲自有分辯至於代甫以子易子以君以夫長之類雖因時制宜各有攸當卒未有以三字稱者唯朱子稱子思子要不可以爲定論嗟夫字一而已古以一今以二古以質今以文古以正今以奇魚字鯉牛字耕路字由何質如之然而未嘗不正也正則文今也文勝而奇以一字不足奇遂變而爲兩字兩字信奇矣而遺丈夫之美稱加之甫而爲三曰吾考諸禮矣泥於古而溺於今吾不知其當於禮否也而甚者卽

以名爲字以漆雕開爲例愚意漆雕開失其名爾開其字也若名開又字子開可謂敬其名乎必不然矣此又奇而不得其所爲奇者也曰兩字誠贅矣以伯仲叔季加一字而繼之以甫則正以守經子何病其復也曰儀禮之爲經其成於孔子之先乎抑成於孔子之後乎成於孔子之先則孔門所不遵必其可以損益者也成於孔子之後則彼不取孔門之成法豈其未之考乎大抵禮皆述於孔子不應述而自背之意秦火之後不免於亥耳且古今稱謂有不可以

執一論者古人上下皆稱朕秦以後唯天子得自稱禮不敢與世子同名而況於天子古天子吟於鬼神稱有天王某甫經文明曰伯某甫而孔門不然安知非故有所避而生今反古必曰伯某甫爲哉必曰伯某甫孔門當先稱之矣

### 儼郁離子六章

越常雅生客於吳吳之長者詢之曰子有美質惜未知學也常雅生曰諾吾且將學數日又謂之生對如初若是者歲餘長者責之曰陋哉子之無志也生曰

信有罪矣將奚學而可長者曰吾子五人先後遊梁子真先生之門朝而聚暮而散今且將燁然有聲也生曰公知京市之賈與山莊之富人乎當市而居貨未及聚而容飾招榜畢備何者志在急售也富人藏山谷中積珍韞奇至充棟宇而人不知一日被褐履管遊於都市謂賈者曰子且招盜賈者笑之愚方憂令子之招盜而公且謂余之不知賈乎長者弗顧而去

鄭人謂玉未琢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鄭賈過周遇賣朴者詢其直甚廉欲居之其僕不可賈報其父曰周地璞可居而某僕難之其父怒曰此妒僕也出之鄭賈逐其僕其一僕惟賈之命且曰世固有不知璞之爲寶真狂奴爾日與其主交訕之徧授之直期以來年致璞及期掃室以待周人果至其父喜見於色曰急召工琢玉啓櫝腥臭不可視父大怒并責其僕曰唉爾亦無言耶僕曰苟有言則早已逐矣父愈怒曰急逐此反先言不可居者賈曰業至此矣逐此無益而反彼且爲所笑不如留此以圖後舉加厚之



而終不納始言不可居鼠腊者

楚人有傷於飲食者病其醫診之曰善養生者以道引服氣爲主毋爲飲食所累能從吾言則可不然則病且不起病者曰敢不惟命是聽醫曰是無他惟不飲食而已病者數日不食病果差越人有遊楚者聞其說急歸謂其子弟曰吾得養生之術矣絕而飲食百歲且無疾卽破釜毀竈率其家人共爲服氣法家人不能堪謂之曰怪哉世未有外飲食而能生者其人大怒其隣之人往勸之愈怒明日其人亦不能自

支而懼鄰人之嗤也與其家人竊飲食之而猶號於衆曰服氣之效其大如此吾自得此法氣日益壯而不忍以自私也願與衆共之然汝輩安能卽得吾法但日減之此志不息吾道可幾矣里之癡且患饑者惑其說日從之遊日復一日徧國中皆爲服氣術而卒未有能不食者相與質其說其人怒曰爾輩無志如此何足以得吾術其譎者進曰某不食者兩月氣益充意者將進於夫子之道乎其人大詫曰是真得吾宗旨者指日且飛昇矣衆益奇之日遑遑相與講

求其術一日其人死向所謂得其宗旨者號於衆曰  
夫子昨蓋尸解非死也衆莫不信之復尊其人爲師  
相與講求者益衆常雅生曰甚哉人之易惑而難明  
也養生者以元氣爲本然保元氣不能舍飲食而謂  
飲食必至於傷人今天下之不爲越人者寡矣

新安之富人好聚寶其始不暇擇真贗畢集其後聚  
益多見益明固寶其真而盡別其贗者棄之道其鄰  
之人得之以爲真寶也密取而什襲之他日富人死  
鄰人攜其所得謂富人之子曰爾家多寶然余之所

得非爾家能有也富人之子取而視之茫然自失曰  
吾先人徒自勞苦竟不能得至寶至寶乃在公處苟  
能邀惠於我先人惟公所命乃罄其貲易之其宗老  
戒之曰乃翁聚多矣不假益且彼贗物也孺子何急  
焉富人之子擗感曰此吾先人之志也苟能繼先人  
之志何惜餘貲卽贗亦一玩也寧厭多乎日陳其所  
得與父之所藏者雜陳而玩之然舊所藏者見之熟  
不若新得者之可喜也欲取其舊者盡棄之而惟新  
者是寶宗老曰此贗物爾翁所棄爾反之而棄其真

萬一樓集 卷四  
非計也鄰之人復咻之曰爾宗老何知誤乃翁者宗老也試市而占之乃悉列之市市之人過者多物色其新者富人之子益喜曰家老信無知悉舊者棄之他日燕之貨寶者來求觀之掩口而笑富人之子罵曰是如吾寶者而真寶卒爲他姓得常雅生曰甚矣人之難悟也燕之石荆之璞爲未遇識者辯之也富人多聚精辯而不能保其子之不易置事固有然者矣而其子且以爲能繼父之志嗚呼此未易與冥冥者道也

趙王思復用廉頗使使者視之或謂趙王曰臣聞廉將軍思趙久矣王欲用則召之不必視也至而不可用則趙故將也廩之終身不爲過厚視則必不得召何者廉將軍用趙久恩怨相半或者陰爲之地而譖之王得無惑乎王曰吾試視之竟爲郭開所妒後頗爲楚將無功或謂之曰將軍思趙人趙人亦思將軍所以不卽召者謂將軍老也將軍能挺身歸趙趙必罪前使者而用將軍將軍其有意乎則臣請爲將軍先頗曰公知其一燕人有亡千里馬者願以千金贖

萬一樓集 卷四十一  
之衛客有商於衛者知其意爲易而歸之燕人經年不償其值其友問之曰是馬固千里吾未嘗屬之求彼易而來必馬老賈輕爾縱吾能自輕能保趙之不緩吾值乎

南山多狐而一狐最暴好舞嚙群獸群獸無不疾之者卽諸狐亦不以爲類相與疾讎反嚙或蹄角之無所不至一日得虎子養之群獸疾狐者并虐其子狐不勝虐將死泣對虎子曰諸獸之惡如此虎子曰諸獸不他虐而獨虐我豈有遺行耶亦泣狐爲少斂諸

獸虐亦少緩得無死則復然然其離披亦甚矣及虎子長諸獸憐虎雖疾狐不甚虐狐以爲諸獸莫我若也益舞嚙之每坐虎遊諸山中群獸避之或不及避則嚙舞極諸毒其不及者驅虎逐之則虎直頸不能曲行狐怒以虎爲無能嚙迫之虎曰諸獸苦矣狐曰諸獸何苦彼侮我不苦之示弱日巡行巖穴中索群獸嚙之以爲樂群獸之黠者惡他獸則嗾之嚙輒嚙不止其欲食他獸子者給之曰某獸侮汝輒往嚙之他獸懼棄其子走則黠獸食其子狐不知也曰某獸

愛我欲據他獸穴者給之曰某獸侮汝輒往嚙之他獸懼棄其穴走則黠獸據其穴狐不知也又曰某獸愛我或遇其敵不能勝歸告虎

之虎不行則怒

且嚙恨虎不遽死他獸之受

三少

誦之虎曰狐苦我

某爲使彼有利於我狐不知或又訴之曰狐苦我某使之爲我有某隙虎以告狐狐大怒曰我何苦於諸獸某獸惡不苦之何爲虎曰某獸讒不足憑也則又大怒曰某獸愛我汝聽讒而謂我耶怒嚙之虎性又急相與怒幾不能相下則狐嘯跳牙徧告群狐必

欲致虎於死乃已黠獸見其然則相與喜告曰虎不日斃則狐可甘心矣復嗾之曰自汝有虎日損汝威盍去之狐以爲親已出諸甘與食共誚虎而益嚙諸獸諸獸苦訴於虎者日益衆曰寧飽汝腹不能復生也則虎怒而欲撓諸給狐者狐又當之曰汝欲食我厲齒欲嚙之虎曰無我群怒且至狐曰誰當我者而待汝益橫且暴而群獸終畏虎不與抗東山之豹謂虎曰汝何不去之曰吾不能去天帝之命也去則天帝且擊之狐有福緣天帝使我爲之衛彼福盡則我

當斃而食其肉寢處其皮者環左右彼烏知之狐且老矣而嚙益甚吾不知其所終也南山之好事者習獸語得其狀以告郁離子郁離子曰悲夫古今寧少狐哉吳夫差藉伍員之力以強吳復讎及爲越所餌唯恐伍員之不亡忘其國之所以強也及其噬臍誰肉足食彼雄主也而尚然況其下者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古記之矣九州豈無可歷而天帝命之所不得逃狐寧足悲哉

萬一樓集卷四十二 終

萬一樓集卷四十三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碑

定遠縣儒學念始碑

碑曰念始念夫始事者也爲前署縣事故麗江府通安州吏目劉君立也劉君諱名弼直隸大名府長垣縣人爰來署謂縣不可無學白之督學者以聞於朝報曰可遂募民之好義者度工時阻撓之者百狀君不爲動告成竟不需公帑一錢其建立之槩故太

史升菴楊公記諸石矣無一言及君後二十餘年余  
忝事茲土學之譽髦念所以得有此學者實賴於君  
懼遠而或忘也狀請爲碑余惟古人一飲食不忘其  
所自始況諸生得相與涵泳於禮義之地宜有不已  
於念者然劉君一下吏其董率興作下吏職耳不曰  
當道之檄乎 朝廷之澤乎而獨念夫此也僉曰  
朝廷之大澤當道之嘉惠記悉之矣爲未及君故特  
表之且前此當道亦曾議及爲下無承之者卒壅  
大澤君職卑署暫能任之毅然而不阻於外議則所

以承當道之志而宣 朝廷之化者其功固不可誣  
而其事亦不甚易失今不圖後誰知之余曰懿哉多  
士之意也多士不能忘劉君也其能忘當道者乎其  
又能忘 朝廷乎且多士知飲食乎夫飲食之在人  
天地實生成之百神或節宣之而每食必祭惟曰吾  
念夫始爲飲食者豈其忘夫天地百神哉多士之不  
能忘劉君亦念夫始爲飲食者之意也然多士知所  
以念始之道乎夫物必有則物文也則實也人孰不  
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夫其不能知味也則豆間一出

爲能念始否乎夫學亦 朝廷教化之一物耳多士  
日藏脩其中必使此學不爲教化之文具也斯可謂  
知念始矣余忝事茲土於教化亦與有責顧教化之  
具既有始之者矣欲與多士勉圖其實而薄劣羈旅  
朝不謀夕所幸多士得飲食矣豈無知味者於其中  
而徒爲念始之文乎始徒事其文而欲後之能得其  
實也難矣余能爲諸士碑顧所以不虛此碑者在多  
士也僉曰敢不懿教是帥遂記其說而繫以詞詞曰  
聖神御極化同萬方惟茲定遠遐麗炎荒敷文無

地非道未光爰有所待在彼忠良惟良顯哉來自畿  
邦小官不鄙大道知杭政先養士敢曰未遑上意德  
帥民財義降不需公帑煥然宮墻師儒聯止俎豆輝  
煌百年曠舉一日用昌物孰無始惟遠則忘懿哉多  
士用意惟臧謂食必祭況此大祥銘之貞石庶其永  
彰永彰惟文實亦有常念茲在茲游息脩藏居思範  
俗出必佐王 帝德用酬臣勞自揚匪始之念惟終  
則芳定山叢叢會基在陽定水何奇有泉如湯山增  
而高水滙而汪伊誰之賜興且未央請覩斯石用砥



周行

重建五顯橋碑

諸暨楓橋鎮離縣治五十里舊有五顯橋與楓橋並稱雄要蓋溪流來萬山中大雨暴漲往往奔湧橫溢漫不可測至鎮分爲二派穿市東爲楓溪橋因以名穿市西過五顯廟下乃有是橋溪流分處入楓橋道曲勢緩入五顯橋道直水勢更雄故鎮雖以楓橋得名而五顯橋尤稱利害修而圯圯而復造百餘年中每至四五萬曆癸酉適圯方艱於造理之人某某欣

然任其事橋舊洞建勢高而費巨故後爲平橋平橋雖用石而架之以木木善腐衆謂宜復洞橋市中有爲異說所惑者梗之多方偕造於縣縣曰洞橋固議宜從衆遂於本年夏日經始歲不大稔民且佞財梗之者尚從傍二三未能奏功適華亭見雲陳公以名進士起家來蒞縣政德流威讐公私熙然而謂此橋當孔道政所不可後也更加之意由是輸財者至效力者專二三亦來歸遂於乙亥冬日落成橋凡二洞長若干丈濶若干丈高若干丈工料諸費約四百

金任事諸君淬勞斥貲無少顧惜而石工李二不求  
羨直猶人所難佐籌者生員某輸貲者某等共若干  
人別有列嗚呼天下事無大小孰不有至當顧知之  
爲難知矣而或疚於利或撓於威非定見定力確不  
可易而上有主持之者鮮不敗乃公事此雖一橋可  
以觀大矣歟方圖紀其績而予爲之辭辭曰惟暨東  
南萬山所叢山叢水聚十里九袞會爲楓溪分流同  
宗洋洋市西爭雄市東萬民利涉匪橋何從樂其易  
成能惜厥終貨力爲已歟役誰攻況乘以私徒聚而  
訟實懋用廣赫赫巨公來司邦直百廢向隆折衷群  
用民始赴功捐貲殫力如築其宮鰲騰駕嶽日落成  
龍永逸惟勞歡聲四通何力非民嘉會適逢蠅有干  
里驥尾追風維公矻矻泰山雲中惟公雍雍海日春  
融奠此暨民一橋何庸和風隙牖謂非化工橋之坦  
坦昏商以農橋之昂昂驅堅策驄千百斯年洪濤不  
衝後有思者視此豐崇

重建永和橋碑

永和橋當宣何鎮要津鄉之好義士何仕奇暨何廷

元何元頡同建於嘉靖戊子歲溪津接善嶺勾乘諸山之流湍悍病涉前曾建橋輒圯諸好義士謂建而圯與無建同命工擇材務求孔固至是踰五十年如新後可知矣歲己酉余爲諸生以遊學抵金華往還茲橋坦然莫知險易越丁卯使楚適阻雨行緩將二鼓始抵鎮燈火過橋左右顧溪流湍激如履巨機而衝江濤也悚然神動是夜止友人何思學宅明日相與覽山川之勝復上是橋因嘆昨無是橋則投止無地而溪流暴悍是橋矻然當其衝歲月之久非偶然

者不無覩河思禹之意思學爲余道其由因謂族之人某方磨石欲書其事遂徵言於予久未有以應也今年萬曆丁丑以赴滇復過是橋思學更申前請愚惟大道旣隱貨力爲已足是橋固當要津修理之責有任之者獨諸好義之事哉而能以身任必求孔固且飽食者未必念稼穡之功愚雖經行其地非夜過遇雨則誰論其不可無若此是皆所當詔諸後者僭爲書之而繫以詞廷元元頡皆何氏長者而仕奇尤慕古自好思學卽其子名敏於邑弟子員中最有聲良

用世之器云詞曰木不在高維其有庇義不在異惟  
其有濟冬日易箠夏日易裘登斯橋也念彼湍流

邑侯謝公去思碑

人之情莫切於思是故寒則思衣飢則思食枯槁動  
則思雨澤此其所需甚急也若子於父母則不待其  
急卽所之甚適所遇甚暢而歡欣愛慕有不能一日  
解者豈特天性蓋父母于子愛之誠切慮之誠周而  
處之無一不得其所則所以結其意而孚其氣有莫  
知其所以然者寧待其急哉謝公之令我暨而去也

蓋三年所矣民思之士思之士而仕民而賈且商者  
思之而胥史亦思之民之思曰公撫我育我卽不幸  
鼠有牙雀有角而公能坐照吾民掉臂入公門聽理  
無異走里市而遊虛谷不待持一羨錢公賦我役我  
以時卽不得已貸益誦舉而公能節宣吾民掉臂入  
公門輸納無異兒女之齟齬寒暑之進退要在必至  
而無驟傷剜肉之患士思之曰公教我育我盡輟崖  
岸若不終日而始終無倦意仕與商者思曰公安我  
父兄保我子弟我得無內顧而賈者曰未嘗見一役

問鹽米爲市井擾持刀筆者曰公神明吾輩無舞文  
隙廚解如水而語一不當意鞭朴隨至然不敢上目  
眦也公真神明而與卒走隸且謂公未嘗苛責我卽  
不縱我何苦嗚呼此其思也急而需耶今民且熙熙  
然無大患也蓋公以英妙之年冲夷淵睿之性持廉  
秉公凡所爲吾民奠安計者心固無所不至而政亦  
無所不宜傳言民之父母莫是過矣曾有子離父母  
之左右而能不思者耶方公之始至也咸以其年易  
之及蒞事而老吏不能及嚴御胥史初若不堪後皆

俛首敬服而風流蘊藉且有蘇長公只在湖中便可  
了公事風味人或以此疑之以此疑公是曾點之浴  
沂風詠不足與富強禮樂者並駕矣而孔子所與乃  
獨有在此其意豈後生俗士所能盡識乃公天資學  
力文章政事酷類蘇長公異日所到良不可量而其  
所以繫民之思則私心獨得其真而有口不能盡言  
筆不能盡述者蓋公之愛我我之重公俱不在尋常  
尺寸間而不佞旣已謝事則力不能揚公之美於  
朝猶得頌之于野也遂因父老子弟之請而爲之碑

萬一樓集 卷四十三  
公南海人名與思以進士起家今尚令大田云詞曰  
惟公之才莫邪干將維公之標麟停鳳翔維公之懷  
月霽風光維公之政如農有疆撫善以柔御惡以強  
催科取次訓迪生芳亦既善謔不虐何傷瀟灑蘊藉  
風度益彰吐爲文辭秦纒漢洋老少安懷公私緝臧  
非洛陽之通達眉山之麗灑孰能頡頏而河陽花柳  
忽天一方於戲噫歎孰奪我母甘旨莫嘗孰奪我父  
章服莫纒凡我兄弟朝餐暮漿如覩我公衮衣繡裳  
巍巍長山泱泱浣江前此多公世久惠央繼公而盛  
流我梓我桑睠此貞石馬負龜昂式歌且舞雲山渺  
茫

邑侯陳公去思碑

華亭見雲陳公尹我諸暨六年以入 覲行越歲士  
民思之不置樹碑於通衢曰邑侯陳公去思之碑而  
貽書駱生述其事是時公已在左籍矣或曰凡爲吏  
者惟無德於民故休聞未暢而榮階暫滯公藉左必

有由矣而士民懷思豈考績者有遺評而與思者留私惠耶駱生曰不然天之爲道也栽培傾覆旌淑替慝有常度矣而荆棘梧櫟互有枯榮豈謂荆棘之利民而梧櫟無益於用哉顏仁而天跖暴而壽晉楚未必賢而分土夷齊未必薄而采薇此其大者況夫一時之浮沉人事亦天道也魚之於江湖不以淺深而易戀子之於父母不以隆替而易情又何疑於士民乎且仕之遇不遇時也材之宜不宜性也而黑白之不可變體也山榮者或瘁於川春枯者常實於秋燕

飛輕於鳳皇兔走疾於麒麟章甫之美中原所重而越人以爲病河海之大蛇龍藏之甚宜而虎豹避其濡是故名或生於高官毀或起於卑位周鄭之鼠玉同名鹽車之駑驥同困于將有時而鈍於鉛刀日月有時而晦於爝火然人之仰日月而誇于將者其情不可制而其舌不可結也公尹六年守已廉用刑平察姦密而措行廢置每從寬厚無賢不肖稱長者深仁博澤固已淪於士民之髓而彰聞當道赫奕褒章矣偶一不當而得左豈足盡其生平而厭人心哉蓋

公之所未遇者時其無不宜者材與性而其不可變者固有在所恃人心之公也夫騏驥固有時而蹶要能千里所待者王良伯樂直木有時而不伐要足棟梁所待者工師詭遇有時而獲禽非不足艷而範我馳驅者有所不願公固見之定而暨雖下邑亦有側聞君子之風者生固竊附爲一人也僭爲之詞以慰我父老子弟之望詞曰巍巍長山洋洋浣江山增而高水引而芳愷悌君子鳳彩龍驤秉心正直布政循良春涵澤浥士效民歌六一年一日上譽下多毀譽何

常江海之波斯民直道三代不磨飲食必祝我公戩穀近旣傾心遠之愈篤同樹豐隆不戒而速朝夕瞻依儀刑如肅嗚呼斯民何私何厭鞠我育我興思與戀聽於無聲視不待見愷悌君子萬邦之憲

邑侯時公生祠碑

蓋公之以文武威惠見知當道也突遷定海時方嚴海防以定海當要津借之爲鎖鑰云遷不半歲而邑之父老子弟無不如赤子之慕父母也競爲祠而祝之索碑於不佞始宣何諸父老介諸生至予惟暨之



東有我楓橋猶南之有宣何也爾思我公我獨不然而暇爲爾謀耶謝之旣而通邑父老亦介諸生至予曰旣曾謝宣何父老矣若通邑則舉爲公事尤重昭盛大以垂不朽此係籙聖賢者之事山林枯槁其將奚爲固謝之旣而楓橋父老聚而詰曰公之惠在此鄉尤深汝不發一鄉之情使公英標如在汝獨不受公之惠耶而以不文辭耶予曰諾則嘗有所懲矣曩不見父老有所購而頌乎朝琬琰而暮草莽予不惜草莽惜非人情爾父老曰非也如爾所言殆上下之

以僞相與者爾公離暨久寵辱榮利無所施於我而吾民思之不能已此皆至情汝獨不見漢劉一錢之廟至今不泯耶予首肯之旣而會於邑城各申前議予曰一無知能塞多方責耶有何生者躍然曰我宣何先祠又早成爾固有言矣遂爲碑而繫之以詞使祠公者歌焉公諱偕行蘇之嘉定人以進士起家歷確山長興二縣始至我諸暨其廉敏公慎如絕包苴平獄訟慎徵發造士重農以及編保甲頒教諭置義倉練鄉兵固城垣之類莫不井井熙熙者皆其粗跡

要其器度風神能使遠近風行而雷動非有大過人者何以至此卽言宣何三百年來無館穀地來往馳傳者止民家祠宇公私不爲便公勅建之不動聲色而統體一新民之思公固不止此而此其可舉祠當公館義倉之間共若干楹詞曰猗與公兮今何方兮黼衣繡裳整容端範兮維海之邦猗與公兮昔何方兮神清氣揚體國庇民兮茲山之陽奪此予彼重疆塲兮敢以爲愴日吉時良羅牲漿兮歲以爲常憶公沛澤兮何啻江海之汪洋豈此一飲一食而足報

且償抑公勵操兮何啻凜烈之冰霜卽此一飲一食而肯啐且嘗況公方翱翔兮法禁巖廊遠表邇匡享天祿而陳羶薌兮能顧此一方顧公之衣我食我撫而安我如父母之於赤子左提右將日無央兮有此一飲一食而能父母之少忘燈煌煌兮鐘鼓其鏜鼎氤氳兮玉帛在筐風穆穆兮恍若公之有楚且赫振履而鳴璫公其來饗與否兮胡川谷亦爲之響應而垣宇鬱然其有光風和景長雲霞爛兮若爲之獻瑞而呈祥扶老攜幼拜起滿庭兮所願嗣公躅者皆公

萬一樓集 卷四十三  
之臧兮錫福無疆

萬一樓集卷四十三 終

萬一樓集卷四十四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誌銘

先祖東園府君墓誌

府君駱姓諱鳳誥字有表別號東園世居諸暨之楓  
橋鎮高祖諱象賢號溪園生旌死祀爲一鄉巨望曾  
祖諱黼鄉進士祖諱茂膺父諱璉補邑庠弟子員累  
科舉不第取聖賢自有樂處義扁其亭曰自有故人  
稱爲自有先生母陳氏同胞成立者二以伯氏後人

萬一樓集 卷四十四  
故府君獨嗣焉七歲而哀十六而孤踰二十而孺人  
丁氏來歸生二子伯曰駟娶陳氏仲曰驂娶鄭氏孫  
男女各二男問禮鄉試舉人娶樓氏女玉莊適人皆  
居長仲出男問禘女玉瑜皆幼伯庶出府君生成化  
戊戌九月九日卒嘉靖庚寅十一月十日年五十有  
三至嘉靖壬子十二月二十八日孺人又卒焉距其  
生成化辛丑八月十日年七十有二合葬於齊鯉山  
自有先生之墓左嗟夫吾族自溪園公以來世號善  
良亦頗饒裕自後口眾而業分亦漸薄矣府君起自

孤弱百備艱難充廣其舊今吾父母兄弟妻子一衣  
一食孰非府君所貽此其勤儉之實不特在人耳目  
昔府君起家多經營於岷縣問禮曾過其地蹊嶺崇  
疊行不可步因思府君以一草履間關其中櫛風沐  
雨以翼我子孫子孫享其利而不思其艱遂哽咽悵  
嘆者久之且府君之自處雖約而雅重斯文惟恐不  
至若孺人之慈儉溫貞皆善行之尤著者并書以誌

先安人墓誌

安人駱母氏鄭諱某生正德己巳閏九月六日年十

萬一樓集 卷四十四  
九歸家君兩英先生明年生不孝問禮又二年生一女相夫子家內外理事舅姑孝處鄰里睦撫子女慈而能教待童僕有恩萬曆四年以問禮仕 封安人八年三月二十日卒年七十有二以九月三日葬仙家坪家君所自擇也問禮回自雲南布政司右叅議奉而葬之謹誌

仙人坪墓誌

明勅封承德郎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駱公諱驂字汝乘別號兩英世居今諸暨縣楓橋

鐘山之下父諱鳳誥母丁氏弱冠充本縣儒學生非所好也不久棄去以子仕 貤封脩職郎行人司行人後又加前職卒萬曆甲午距其生正德丁卯年八十有八配鄭氏 封安人年七十有二生正德己巳卒萬曆庚辰以是年九月葬於坪之岡至萬曆乙未奉公合葬有不忍言者復於三月十有二日改卜於坪之中雖不出此山而形勢較遠塋壙加慎殊改觀焉子男一問禮以湖廣按察司副使得請致仕婦樓氏孫男二先行中行俱國子生婦樓氏王氏曾孫男

五方至儒學生娶陳氏方噩聘陳氏方展聘黃氏方  
壘方辰尚幼女一孫女二曾孫女五女暨長孫女先  
公亡而葬前數日生一玄孫女公平生性直心慈每  
暴發而遽已惟暴發故人多不能堪而已之速故於  
人永無恩怨崇渾樸勤生聚恥費而亦能輕實老猶  
課種濫用一錢如百金而燕客則頻與厚俱所不計  
居室不甚治而構一園亭鑿石蒔奇方有緒隨棄去  
興起復理而不久又止又理故卒無了日人謂之曰  
吾於世事之漫亦如此耳曾不得意於伯氏伯氏遇

難人謂必不能加意而公涕泣奔馳曉夜不憚事平  
亦無德意及葬父母不煩伯氏曰喪具稱家兄乏財  
分當屬我自不肖在仕途未嘗以一簡請乞於當道  
在閭里間挈一小童途步未嘗乘輿張蓋以富貴加  
人曰徒以犬馬齒取誚於萬石君耶此皆本之至性  
而安人以慧敏佐之故鄉評不爲有識者所薄安人  
逝後公強健者幾二十年惟末二年艱於動履始索  
肩輿間遊市里還則嘆曰安得此足復能陟高岡如  
曩時耶蓋公素好堪輿家說每攜其人浪跡名山深

塢故言之如此會內姪鄭貢士與名家結姻請蒞其盟公喜動於色曰我子代我禮奉命行時臘月二十六日也諸孫佐夕食甚甘更進別旨以除近諸婢放火炮諸孫問炮何如喜曰好再放一二畢始各歸寢公正睡間忽謂司寢者曰心下惡急扶我起語未畢而逝矣嗚呼痛哉夫不肖所以棄官而歸者正爲今日而十年私悃廢於一旦罪將何贖緬想五七年前公一日在山房忽爾昏迷不肖輩扶回正寢已謂不可救醫者曰脈無恙壽且未艾也明早徐起曰我何

病一睡耳人皆異之自此謂必可百年而今竟不能矣終天之恨終天之罪可勝悼哉更念安人生旣不能養斂又不及視而葬復不得其所向微今日幽隱中儔悉其狀卽今日之事自謂加慎然在昔日未嘗不謂慎而靜中沉念能無泫然哉旣改卜遂刪舊誌爲一而且以昭不肖莫贖之罪尚祈名公憐而表之則所深願而未敢請者也問禮謹誌

贈文林郎湖廣應城縣知縣楊公墓誌銘

庫部楊主政以尊公之墓誌見委曰先君子葬有年

矣久遠之慮盍爲我圖之愚與庫部同對 大廷又  
同爲給事中雖南北先後不同而意氣相推與旣同  
以不合權要意左遷今又同爲南部署故相與頗歡  
雖不文敢無辭也謹按庫部狀公諱地載字克任號  
厚岡贈文林郎湖廣應城縣知縣其先本湖廣麻城  
人又曰孝感人紅巾之亂有諱伯剛者母徐氏從明  
主人遷蜀負之住宅于榮之竹溪山伯剛生澄爲昆  
陽州同知澄生桂山桂山生太守公燾桂山雖不仕  
而行誼重於鄉已載祀典太守公歷晉寧安陸二州

爲公父母曹氏封孺人公生而敏義孝友惟不能習  
舉子業于時名年四十八先太守公卒生於弘治辛  
亥卒於嘉靖戊戌卒之日庫部甫逾週二十四年而  
庫部登名南省又三年登進士第又二年以庫部爲  
縣有狀遇 穆廟覃恩得贈官如前庫部方崇懋明  
德公雖在地下榮寵未之有旣誌不能及惟誌其已  
然者嗚呼公善狀種種可舉其大者太守公有所措  
置語他人多不省公承之罔不當意致政後以酒饌  
娛親厚公爲視具晝夜不倦者八年曹孺人性嚴急



且多疾諸侍少可意者惟公手進飲食必得其歡可不謂孝乎田宅以上者授叔氏而自取其次或過之公曰在彼猶在我也可不謂友乎榮習以錢帛裘馬相誇耀公率太守公意一以簡朴爲尚而以調困乏則未嘗惜費平生恥于謁貴人而喜與寒士交可不謂義乎往來祖居及境三里許卽屏車騎曰非父兄宗族所在耶內疏族之不能自立者三人衣食昏配給而後遣之客於雅州貿布百擔爲滑者所負或請訟之曰刑人以取利吾弗爲也可不爲厚乎以公所自懋如此故雖未至顯壽而貽有庫部以得享其身後之榮此固天之道與公娶某氏封孺人子二長錠以弟子員故次鎔卽庫部女三俱適名族孫男四汝桂汝楫汝槐汝桐孫女二銘曰前之臧惟爾之穀後之昌惟爾之福惟穀之長故福無疆而孰發其祥於戲式此玄鄉

故弋陽知縣鄭公墓誌銘

余齟時出遇肅衣冠端舉止善談論峩然於儔人之中者驚問曰誰耶或謂曰鄭南溟公也曰彼仙者耶

或者哂且叱之余亦俯而笑旣稍識字每至親族禮義之家顧壁宇几席多公翰墨又驚曰是峩然於衆人之中者耶或曰然曰若翁者吾鄉里幾多默不語有長老漫謂曰公翰墨珍重海內獨吾鄉與余未之信自後稍知學問與其仲子友始識公之真而公亦謬器不以後生見薄每於衆中語余亦忘其尊且長也曰此與吾兒並驅中原者旣而公子不祿余沉滯十餘年始獲寸進公喜見於色且愀然曰豚兒在不使吾子獨步余亦悵然至京師每遇先達長者必問

曰某公無恙卽繼曰文翰猶昔否其曾過吾邑者不待余對輒曰此老強健若壯惜其以哭子喪聰矣或曰何曰其仲子足繼公而早世咸相與惜之然後始信公名之在世也公捐館余與屬纊顧其家圖籍滿架曰是無傳望在季子以累吾子可乎暨今無慮十年言猶在耳愧無以答而令子克念公命交義若舊一日以館敝舍偕其伯氏謂余曰先人葬幾年矣墓未有銘且先人知故凋落已盡非子孰能圖之余不能辭也按公姓鄭諱天鵬字子冲南溟其別號世居

紹興府諸暨縣之泰南鄉自公考知州公始遷居吾里爲楓橋鎮正德癸酉領鄉解七舉進士就弋陽令不滿考歸家甚貧常不能給衣食公不以介意日唯詩文自娛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四方索公文翰者卷軸盈室不欲強酬俟興到呼其子姪可意者申紙執硯一揮百幅故鄭氏子弟聰俊者翰墨多出人其得於公者深矣令弋陽時手書告示好事者往往竊去公不爲怪卽復書之人兼服其量年八十餘尚能於燈下手書蠅頭細字嘗自言曰吾暨詩派楊鐵崖公

得其華王竹齋公得其實華實並茂後必有人蓋以自負云公平生少許可且強直不能下人視翁榮靖公暨余從父楮山公皆後輩同舉進士輟得第去曰吾不能屢爲鄉里後生作長解遂不欲仕人固勸之始就爲令卒以強直急歸家雖貧好客夫人每爲典貸治具一日欲出索衣冠夫人曰昨已供客公不爲意嗚呼世稱文人多窮君子謂非文能窮人蓋窮而後工也公非其人與世俗丈夫得爲吏胥皆能致有贏餘公世有祿位翛然成寒士然竊怪世有膺仕厚

享而寂無稱於世者公一令耳先生長者多知慕其風采其所得於窮者多矣以貽後人古人有言雖所貽不同未爲無所貽也公生成化甲午卒嘉靖丙辰年八十有二葬祔某祖在某山之岡高祖諱徵曾祖弘歷官懷慶府同知祖瑄父欽澧州知州母駱氏伯仲五公居四故嘗自稱鄭季子娶駱氏繼金氏子男三秋陽娶駱氏元陽未娶卒少陽娶傅氏女二俱適名族孫男三自顯自靖自新所著有南溟存稿蓬萊亭草閩游倡和北行野操缶附鍾鳴炳燭正訛集刻爲榮聞者可以興我識之瑩以待後之英

故潁州別駕嘗軒鄭公墓誌銘

庠生鄭子選暨其弟冠帶省祭遷將以隆慶六年之十二月某日葬其祖故潁州別駕公於擇樹山之陽以家從父前野先生之狀索余銘蓋從父別駕公甥以親至不欲自銘而余雖亦鄭甥少遠且辱二昆素愛故來屬余不得辭也按狀公諱天駿字德良號嘗軒其先隨宋南渡世家暨之泰南鄉曾祖同知諱弘

字仲徵初判饒州府後陞同知懷慶俱有惠政祖諱  
琮字叔瑞號博古授八品散官始徙居今大部鄉爲  
楓橋鎮爲有後遷者故人稱舊鄭云考諱和字節之  
號半閒雄偉傑出崇禮好施授義官母駱氏公生時  
有神駒之兆故諱有取爾師事山陰別駕陶公天佑  
及同邑鄉進士陳公洙年十六補邑附學生隨補廩  
膳生循例入爲太學生嘉靖壬午選授直隸鳳陽府  
潁州判官治行無缺以不能諂事長官落職公狀貌  
魁梧識量宏遠平生不妄言笑不輕交與不輕入城

市不輕謁有司整容端度雖紛拏中無少急遽方半  
閒公捐館時庶弟天球尚在懷抱公奉母撫弟矢志  
成立始博古公之來徙也於市西半閒公徙市中公  
曰是囂且隘非以善吾後也復徙今宅當烏帶山之  
陰寬廣閒靜人謂是舉也有孟母之意焉後天球卒  
無嗣構釁者及公幾至不免幸而獲白先業刪削人  
爲公惜而公處之怡如不數年業亦復舊嘗對人曰  
吾動心忍性得此爲多云卒嘉靖辛亥正月十四日  
逝其生成化辛卯二月二十日年八十有一娶宅步

陳氏端靜貞一姑安其孝公安其順次錢塘縣姚氏相助惟謹皆先公卒葬時已爲公壙今將合葬公參用堪輿說另爲壙視舊少右且前丈許卽吉也子男一元娶駱氏繼趙氏一貫娶毛氏俞氏陳氏一本娶吳氏褚氏皆姚出女適故太學生陳袞陳夫人出也孫男達早卒選娶樓氏逢娶趙氏一貫子遷娶王氏迪早卒一本子一元無嗣以選繼曾孫男之輔之華之士之遺之玉之閨之圭銘曰發之深而得以厚練之熟而施未究祿則不豐而享其壽睠此崇岡惟鬱

惟茂

龍江處士樓公墓誌銘

樓公諱立字以成別號龍江世爲我紹興府諸暨縣之楓橋鎮人曾祖諱益年祖諱春父諱詢母吳氏娶王氏繼娶黃氏六子一女長尊次鳳翔鳳儀鳳侶鳳池鳳鳴孫某某曾孫某某卒於嘉靖二十五年二月四日距其生蓋八十歲云初葬本縣石撼山鳳儀等以今萬曆五年某月某日暨黃孺人改葬於本府山陰縣亭山之陽而授予以誌按公善狀種種具舊誌

中大率以公宿遭艱險而卒致豐殖爲難嘗讀貨殖傳自聖門高弟里巷嫠婦以及小業薄技之徒無不備載其間品格何啻十指而且謂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以公之豐殖質之於傳吾不知其誰當然所謂本富者非耶聞之人言公能與鬼物狎凡所需冀卒爲致之此怪誕不足信第公橫逆屢遭所損不貲而豐殖勃焉力田守穡足以盡之否也世有史遷必能爲公發其潛光而愚非其人也惟古者葬不後時不出鄉不修墓後世時勢旣殊固不能盡泥先

王之舊而重禍福輕懿典卽名賢巨公所不盡免死而有知安知其不飲恨於九泉若公之子孫則非以公化體博福者不得已而爲此舉吾知公固能安之也誌而銘之銘曰斂爾才而見之治生必非古耶斂爾魄而還之造化必故土耶豐爾聚久爾視貽爾子孫不惟其土惟其安藏之孔固固其所耶

贈徵仕郎南京行人司左司副駝松呂公墓表

銘

年友呂可明每會晤則以其先翁之墓銘爲言蓋十

會而四三及之也曰先人卽玄宅無慮二十餘年而  
銘猶缺爲不得知厚者名筆吾子肯圖之乎不才孫  
避而已逮後叨移南兵部職方而可明轉車駕俱爲  
郎中居旣同舍又同入考績往返並鞍轡者數千里  
言之尤數及復職不才叨有雲南之行兩人踪跡遂  
疏而可明不遠萬里致書尚以爲言及不才歸守苦  
次未及期可明遣弔畢隨以松崖山人甄君之狀別  
補其所未及者佐以綵幣索了前約不才在哀疚何  
敢聞命甫及禫而使命又至夫可明戚社交遊多文

人顯鉅乃不計道里之遠時日之久而固以屬夫疎  
庸落魄之夫此其意有出於尋常者何敢無詞按狀  
公諱益宗字應鍾姓呂氏宋丞相正惠公之後宣和  
間有諱億者官大理評事始居越之新昌其後衣冠  
蟬聯爲江南望族曾祖湯祖止父經訓號直齋俱不  
仕母胡氏繼母梁氏公生弘治丁巳五月十三日娶  
俞氏繼胡氏幼習舉子業有聲後遂棄去晚築室於  
駱駝山北吟咏自適時人稱爲駝松先生年五十卒  
時嘉靖丙午八月二十日也以某年月日葬龍巖里



隆慶四年以長子貴 贈文林郎江西贛州府瑞金縣知縣 封吳太孺人萬曆元年復以 朝廷覃恩長子改贈徵仕郎南京行人司左司副 贈俞孺人吳太孺人如初子男三長若愚卽可明也嘉靖乙丑科進士官歷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次若敬以學生授儒官次若仁學生女一適三都何九河孫男九斯盛監生斯隆學生斯美監生斯芳斯全斯調斯備斯某斯某曾孫七初聞初奉初復餘未名公生有至性甫六歲喪母哀號若成人家人以俗忌止其送葬奮

然獨行十餘里至墓痛哭不輟識者知其不凡長益敦懋直齋翁家法甚嚴諸子憚不敢近公獨怡顏日侍翁寢疾屏侍者自養三載不入私寢居喪力遵古制祭祀雖遠出至期必歸雖疾必強起治具必躬至事繼母尤能得其歡心其孝敬有如此者穎悟好學言動不苟居常手不釋卷取格言之切於日用者揭壁牖以自省至於星術陰陽浮屠羽經雖時俗所好必辨詰其謬其敏正有如此者處家內外雍然迪諸子一本朱子小學且以愚柔虛訥魯淡爲名使之顧

而自檢考訂朱子家禮欲以見之施行雖未就而子弟知所趨向其敦實有如此者與人和而有禮犯而不較口不言人過親族之貧難者力能助助之不能者糾衆共濟之嘗市鄉人育女爲婢其人疾乏侍愀然不索其值召而還之從弟某不能室爲給其聘外家某不足割田以贍之諸義舉多類此其長厚有如此者邑大夫浮梁曹公自負甚峻廉其實延爲鄉約主鄉里有爭造其門婉諭之無不悅服及葬未卜地族昆弟相率徙居以奉之其感孚有如此者嗚呼若

公者可謂隱君子矣竊聞呂氏多顯者不暇悉數尚書沃洲公少傅閣老南渠公與先從父櫛山公同第進士而不才又竊附可明榜末以故相與獨厚然非可明拳拳不鄙則知呂氏之有顯者而已不謂其有隱君子卽知有隱君子不意其有如公者也公捐館時自挽有曰形骸總喜全歸地腔子從來不愧天或者疑其自許之過夫二言者良盡性踐形之事烏可輕許卽公平生而要其立言之意有不可以詞害者蓋公以自銘矣愚復何言銘曰或富貴而磨滅或寂

寥而可傳孰顯孰晦惟德是先公既自許不愧於天  
稱隱君子詎曰不然隱於其身顯在後賢而已見其  
兆如泉涓涓後千百年視此岡阡

樓次公墓誌銘

博士弟子樓生大成將其諸父之命將以今萬曆十  
年十二月某日合葬其祖父次公於白水墩頭山陽  
祖母吳氏之墓索余銘嗟乎予何以銘公哉樓生結  
髮予卽奇其文行今又與兒輩交蓋十日而會者四  
五苛禮屏矣是日之來端肅甚且將以書幣予返幣

而登其書開緘則宗子相集也因憮然曰是可以銘  
次公矣子相於嘉靖中稱才子文章政事燁然海內  
年三十餘由天官屬歷按察副使豪且雄矣而卒無  
子公雖文采不著而壽考強健子孫滿庭生而顧養  
死而蒸嘗以此易彼卽所不願兼之不爲慊耶且公  
之初知人事也家無擔石掉臂居殖卒比肩於豪腴  
其資稟有過人者矣使其得遇師友加之學問所至  
寧止此況今樓生於藝林稱傑而襟帶相聯續蒸蒸  
起者跂足不易數也以所得者康其身而以所不得

者待其後又奚歎乎獨其所以居殖之術予不及詢  
公亦不能一一詢生卽詢之恐亦有不能一一爲予  
道者顧世之夸毗子籍祖父厚業一旦落魄或不免  
於飢寒而公以赤手擅塲寧不足尚吾故曰可以銘  
公矣公諱文禮字敬之父諱某母陶氏伯仲五公居  
次故稱次公世爲諸暨之楓橋鎮人生成化二十三  
年六月一日卒萬曆六年四月二日年九十有二配  
宣氏繼吳氏方公之欲娶也以伯氏未昏卽以其聘  
聘之人以爲義旣而夢神人謂汝婦吳也議昏於吳  
不允吳遂喪明公贅宣不期年卒復欲議吳尚難公  
貧爲媒氏入門吳忽能視衆相視驚詫允議而公所  
以居殖相助爲多蓋天緣云子男四某某孫男十二  
某某女二曾孫男已九某某銘曰才如賈誼而壽則  
慳文如蔡邕而嗣則艱不邕朴兮且厚富兮且  
壽而子姓日茂人邪天邪嗚呼能以彼易此則史遷  
之傳貨殖信有不足言者矣

兩江壽公墓誌銘

明故直隸太平府通判壽公諱成學字子行別號兩

江父春峯公諱某母王氏繼母陳氏裔出宋駙馬太尉諱困者隨駕南渡居今紹興府諸暨縣之同山自南嶽提典諱士澤者始遷今木陳迨十世而有春峯公讀書好禮樞機周密教子表俗一邑稱爲長者而公克繼其志補學儒學弟子員入國子監發應天府壬子科解舉進士連不得志就選得前職不二年以忤當道改山西布政司理問三年陞大寧都司經歷奮然曰是足行吾志耶謝之歸後十六年而卒爲萬曆丁亥十二月二日距其生正德乙亥十月二十六

日年七十有三夫人朱氏後公三月卒爲戊子三月十九日而生則與公同歲蓋某月某日年七十有四云諸子以甲午之十二月十八日始合葬於蔣家山公所自擇也方公之捐館也不佞走哭且弔諸子卽以誌請後屢申前請久未克應及將葬仲子秉彝復以狀來促嗚呼公之誌非予而誰哉壽氏英俊日起步青雲雄藝苑者濟濟繩繩而破荒濬源實由於公平生直易忠實積學贍才而卒不獲竟其志夫人出儒家懿行斤斤曾憶與公過彭城登歌風之臺倘佯

留城而返弔范增之墓也忽沉鬱感慨曰丈夫不能  
佐帝王成大業如張孺子寧至悻悻作枉死鬼耶舉  
酒酌曰奉爾巨觥使北面四皓予愕然曰若薄前傑  
耶曰我非薄其人薄其不能擇主耳及挽舟入閘河  
淹於師莊仲淺而登醉白之樓也復舉手曰丈夫遊  
於鄒魯舊邦不能上探前修而徒以揮灑自雄卒至  
淪落樓何爲者予復愕然曰若薄仙才耶曰非薄其  
才薄其不檢耳予於是恍然自失公平生言不出口  
對之平平而論議忽如此豈偶然而已者及他日放

舟南下過呂梁之洪登莊生之古廟時日將落風塵  
澹漭緬懷丈人蹈水之說若有若無予固慨然而公  
亦俛首若有所思者予曰將有所刺乎公怡然曰此  
幻世也彼幻談吾幻遊之何所美亦何所刺耶此皆  
壯年語以今視之果能酬其言而遂其志否也方公  
之就選也予亦釋褐公勉之曰丈夫得志何不可爲  
我漫就耳行且從赤松子遊寧能碌碌使人視爲末  
品耶予不然之後予過寧國而公適布政於其地杯  
酒相勞予曰寧記曩時醉中語耶公曰弗復言爲張

孺子不成爲李謫仙不成幻世幻遊渾在夢中徒使得意者鄙我公弗哂行看浣江泌浦有幻客公能朝夕訪我耶燦然而別後竟踐其言而予亦蹭蹬謝事相與卑卑無足稱數然每握手未嘗不勤勤懇懇道故說今慨愴終日而今不能矣嗟乎嗟乎公官不稱其才用不盡其志卽舉其治行之一二誰與之顧其胷中之磊磊而未洩者予雖言之恐親知者未必以爲然也然則舍予誰能誌公而予亦安能拾夫塵瑣之末節以道公盛哉因發其隱而大者如此而係之

銘時葬公之月朔也公子六長秉仁婦陳氏趙氏次卽秉彝國子生楊氏次秉德早世袁氏秉正王氏秉公李氏秉秀儒學生王氏孫十有七人曾孫十有一人銘曰士之遊世詎不在遇哉當其遇也以不龜手之藥而可以封侯當其不遇則抱荆璞而不免於見尤公荆璞耶不龜手藥耶而終於泝泝統抱玉而藏人且不諳其言之光而孰知其志之臧嗚呼後人毋以予言爲狂

萬一樓集卷四十五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祭文

祭外父文

丙寅

嗚呼公也今安在哉禮自入公門蓋二十餘年於茲矣每遇茲辰自非有他必率爾女偕爾諸嗣承歡於前盡日乃已而公亦欣欣開口者終日今亦茲辰也而公安在哉升公之堂不聞公之容聲而儼然衰經既號且擗者獨有諸嗣嗚呼能爲情哉去歲茲辰公



萬一樓集 卷四十五  
壽七旬暨前六旬禮皆以奔走他鄉不得一點稱觴  
之班深用爲歎所幸公福無量或可後補而不意有  
今日也能爲情哉來歲遠遊欲攜室同往獨念公在  
堂歲時不得一展爲憂圖有寸進或可迎就微祿而  
不意有今日也能爲情哉嗚呼公之爲生也直不役  
役於聲利不感感於毀譽而公之有生也辰前有善  
作之父後有克承之昆壽考令終在常情視之亦可  
慰矣而鄙懷固不能釋嗚呼何哉公之視予者深予  
圖報公之所以視我者一未之能而公不待矣能爲

情哉世俗之禮所以事死與亡者急於燕客而緩於  
服筭急於飯僧而緩於葬祭急於圖像以求傳其必  
不能肖必不可久之形而緩於行實之狀禮也不才  
安能佐爾諸嗣與世俗亢顧心之所可自盡者爾諸  
嗣既不敢不勉而禮亦願與下風謹爲行狀一通授  
爾諸嗣雖謏拙不能盡公之萬一而存羊之意所望  
者遠嗚呼公其知哉公既與存者違則必與逝者遇  
外姑陳孺人楊孺人與爾冢婦駱孺人同在一堂相  
與竊念而深願者安在哀哀諸嗣既仁且孝必將有

萬一樓集 卷四十五 二  
得於不言之表而禮之不才兼以踪跡無定恐有不  
能與執其役者於茲辰也能爲情哉觸事興思統陳  
薄奠以寓一哀而無窮之心亦有非言所能盡也

### 祭土地文

竊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分有尊卑而自有天下以  
逮省府州縣一鄉一家其依附於土地則一是故有  
一家則祀一家土地之神禮之正也自禮廢俗壞崇  
尚異術而正祀之不舉也久矣茲特以剛鬣之儀用  
申祇薦惟神鑒之永奠厥居尚饗

### 祭翁母王夫人文

戊辰

嗚呼夫人之婦儀母道可誦可則所無疑也而今聞  
純嘏且富且長又何懿也榮靖公忠孝德業卓犖一  
時而垂休百世其施及之化必自近始夫人刑于其  
德則其孝於舅姑當於夫和於俗人而慈於子姓種  
種可法無足異者公旣已捐館夫人猶強健康寧者  
十餘年爲公養慈親撫二子成立親見其翱翔仕路  
是公之所不能備者夫人兼之且克守其家法使鄉  
里族姓敬而則之猶公之存也而今其倏然仙逝諸

有識者莫不悲嗟痛悼亦猶公之亡也嗚呼何其懿也寧非所得於公者至故久而彌芳耶抑亦所稟者自厚雖刑于公而其相成之益不少故雖遠於公不失其懿耶禮生也晚辱公之教愛藹若子姪且辱令子不棄雖參差奔走無暇朝夕而情聯義孚無異兄弟是夫人固吾母也追念公之初晉大司寇將夫人捧少司馬三代之誥命過展其孝思而之任南都也禮拜謁堂下公欣欣挈入中堂拜夫人於簾外音容朗朗如在目前而今不可復得矣嗚呼其能恻耶

十年之前哭公於堂夫人掩泣顧嗣子曰是駱子耶宜其哀今欲哭夫人而奔走塵俗鬱且宿草罪之極也然縱得升堂恐夫人不若曩時之能識我矣嗚呼能無痛哉情激義積日不能已遠緘薄奠以寓一哀當不以後時而吐我也尚饗

祭朱三峯文

代作 乙丑

唯公先朝遺彥東越偉人屬部歷臺風裁獨申旣仆復起操持愈真出守名郡循良莫倫退居岩穴儒素自群至於文章之富字畫之新固雖公之餘事實則

萬一樓集 卷四十五  
驅唐晉而追周秦出也龍泉之鏹處也桐江之綸仁  
固能壽稿亦及椿豈其厭世之塵濁故欲散精而氤  
氳側惟公之發科也戊午之秋壬戌之春及有子之  
繼武也秋固其歲春亦其辰天運轉而重光世德人  
道定而益矢令聞況於一氣尚有二昆九原瞑目不  
亡者存某等忝與令子義屬同寅遙撫墮星之應均  
懷頽泰之辛仰馳薄奠用表微慙嗚呼燕越異域幽  
明隔塵凝望采範鴻飛九旻故園華表京國香雲望  
風三歎恍惚可賓尚饗

祭甄少叅文

維隆慶三年歲次己巳三月乙巳朔越二十五日己  
巳江西布政司使左叅議前南京工科給事中甄公  
之樞浮江東歸南京吏科給事中王楨戶科給事中  
張應治張煥禮科給事中李日強兵科給事中徐尚  
刑科給事中駱問禮以舊寮之義追迎於江之滸奠  
且告之曰嗚呼甄公奚至是耶公以進士起家理刑  
大郡逮擢諫垣正直之聲重於一時繼而出叅巨藩  
薦剡屢騰人謂自茲以往將不可量而忽焉有此奚

至是耶公昨以書通好所知爲當道所短人方駭之  
曾不幾何訃音播矣傳聞公所以致此爲悔前事然  
耶否耶一書之通好果足悔耶古之大儒亦有三上  
書于宰相之門者矣君子薄之謂其有所求也今公  
之所通要而求耶情而問耶君子能辨之矣矜皎皎  
者藉此短公宜也而公亦以此自短然則必絕爾人  
道一無交與始君子耶此非所以語公明也而時適  
相值正所謂莫之致而致者嗚呼命也復何言哉楨  
等待罪於茲凡我前哲不敢忘仰而況公尤表表者

當此際也能憇然乎江水東流夕陽西逝鯨波孤櫂  
萍海同袍臨風三嘆有莫知夫涕之無從也尚饗

祭李封君文三首

大小京堂同奠

維隆慶三年

云

某某謹以柔毛剛鬣庶羞之儀致

奠于

勅封文林郎宜陽縣知縣李公之靈惟靈性

惟篤實行協周行服儒知素教子有方冠裳早授  
恩命游將爾嗣方熾爾福方穰忽爾厭世倏爾晞霜  
某等叨與大諫趨蹌南邦側聞遠訃共訝彼蒼聊陳  
薄奠用表微懣尚饗

其二

同省奠

維公賦性溫良制身雅飭典籍資深藝林推則驥足  
久淹數未云隻亦既有子千里一息公曰足矣寄此  
正脈有裘有製我家可食敬受儒官欣欣不逆杖履  
逍遙山之南北令子明揚宜陽捧檄政行教敷績彰  
寵赫懿典會逢榮封孔穆公曰休矣我復何索  
酬此洪恩訓惟清白天子計吏宜陽稱特晉之  
諫垣資爾正直公曰行矣毋我爲惕百凡國是嚴  
詞正色白來此中同寅協力官聯旣洽義方是繹瞻

彼西方千里無翼云胡不憇忽爾易箚遙遙痛訃爾  
子何極某等驟聞嗟也同擗聊陳一奠以表匍匐嗚  
呼傷哉茲者少惑天與善人胡不如昔昔多百年今  
誰及曆不在其躬後必多獲公靈在茲識我沉測尚  
饗

其三

舊同省奠

已矣李公竟至是耶予等生不聆嚙咳之音訃不在  
哭泣之列而私心之沉測固有不能釋者於乎何耶  
自令子之南來也予等以新舊官聯之雅左右朝夕

喜其英達慷慨誠可謂奮不顧身而輕歛重喟每有  
思歸之意竊同訝之詢其所以則謂公年開七秩而  
宿有微恙每至秋卽發且念道路之遙不堪迎養宜  
乎情有所不能置而時有所不能默也予等謂 聖  
天子側席待治正人臣盡力之秋且南都清議倚恃  
一二言官豈得以私情自便每以大義相挽執故令  
子亦降心斯須而訃音至矣竟以是恙亦以是時也  
於乎然則誤令子之歸而使不得與公訣其終天者  
誰耶而能爲情耶聞公之壯也咀精嚼華藝林稱最  
顧哉鱗委翅不能遂其翱翔之志而固未嘗以爲戚  
逮令子之出也劇繁入要仕籍推英且逢奇荷遇遂  
晉膺乎 褒嘉之典而亦未嘗以爲喜則終始離合  
適然之數要非公之所櫻情者而私心固不能釋豈  
惟仰高懷哲悔素嗟今深愧無以慰令子之痛也另  
陳菲薄以寫此衷靈如不爽豈不鑒茲尚饗

祭宣義郎懷隱徐先生文

維萬曆二年

云

云

某某謹以香帛之儀致奠于故宣

義郎懷隱徐先生之靈維靈恭勤世懋孝友夙成鄉

評推重 朝例晉膺方嚴尊之背養也有弟弱齡先  
生曰吁非我何刑迨金玉之成器也爲 國巨楨先  
生曰都惟考之靈壯既能愛老則交程繩繩孫子且  
肖且與胡伯康之厭世容君實之無情爍等通家義  
切聞訃涕泠榮知慕德哀豈爲生遠緘薄奠同表微  
悻尚饗

同年祭何御史文

維萬曆二年 云 某衙門某等謹以牲帛之儀致奠  
于故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槐堂何君之靈惟君文

足世家用堪經國剖符赤縣民懷士式執簡霜臺回  
鋤善植謂政務之易墜惟躬親則必飭雖百事其迎  
刃閱五石以通夕方秉節以長征忽對新而不食嗚  
呼哀哉始君之雷震而風行也賢與不賢莫不勃然  
而變色曰誰若君之殫忠而盡職旣君之蛟潛而蠖  
蟄也知與不知莫不愾然而太息曰或者君其以勤  
而自歎嗚呼有命在天受之以直脩不爲踰短不爲  
亟使偷惰而無爲卽長生其何益惟大用之未終爲  
同心之共戚爰陳詞以設奠咸拊膺而涕瀝尚饗



祭海觀董公文

代作

維萬曆二年云云恭具香帛之儀遙奠于故 誥封  
通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海觀董公之靈維公之  
文雲霞卷舒可以拾青紫可以潤皇猷而不必發於  
其身維公之氣雷霆磅礴可以撼山嶽可以吞海宇  
而不必出於其身維公之才周刀禹鼎可以薦宗廟  
可以重社稷而不必見於其身蓋公有子雄蜚藝苑  
早致青雲方其不平於時事也料虎口逆龍鱗百死  
一生有不知富貴之爲榮患難之爲屯而 國是賴

之默定士風賴之還淳迨其見與于時論也舜羅爵  
振纓塵歷華踐要誠所謂干將以拭而益利南金以  
鍊而愈純而士類望之生色官常得之維新凡此豈  
惟公之義方是藉實卽公之直道常伸而愚等均叨  
令子之愛遐思令德之薰覩大用之方振仰景福之  
無垠而寧知事卒有大不然者盼松江之逝水緘椒  
醕於迷津悵楊林之落日歌蒿里於殘春以公之靈  
何遠不聞耶尚饗

祭周與鹿文

代作

維萬曆二年

云

謹以某儀致奠于故南京通政使

司右通政與鹿周公之靈嗚呼周公其至是耶疇昔之夕方與公雍雍然便便然聲未脫乎耳容未離乎目而訃音且四馳矣信耶夢耶天耶人耶公心平氣和養深進銳當筮仕爲名縣令迨召入爲名諫議旣由太常遷茲官雖職清任簡無可大自表見而深自蘊積凡時事之建置蒼生之利病君子小人四夷之情狀莫不精求力探鑿有成算而又以其餘日優游於文字間要在自成一家不卑卑于人後時俗方且難之而至其與人交也闐闐抑抑始終不見疾言遽色某等同官於茲莫不上慶朝廷之有人下幸威儀之有攝而溘焉朝露矣嗚呼天耶人耶茲且將輦爾衣冠反爾故土公如有靈吳山西湖風月如故不患無倘佯之地而幽明路隔落月屋梁在交遊者徒有慨嘆而已旌旛摇摇雲山冉冉臨岐一奠有莫知夫涕之無從也尚饗

同年合奠宜人鄭母喬氏文

維萬曆二年

云

謹以香帛之儀致奠于宜人鄭母

喬氏之靈曰嗚呼世重年誼凡同年而進者其母猶  
母也亦徒言之爾四海九州萍聚而星散雖一時遭  
際有終不獲啣杯酒道殷勤者況其家乎吳等幸與  
令子同時而進又幸聯舍而官朝而脩政奉揚令子  
之儀刑夕而脩契與執令子之鞭策不惟熟聞我母  
所以相夫起家教子之令儀懿範而歲時拜啓於階  
除簾幕之間尊俎盤殮筐篚無間寒暑巨細必親視  
而品授之每謂夫子曰兒有嘉客我煩無憚也而夫  
子亦曰爾不憚勞我寧惜費以故戶外之屨常滿而  
交加也聊陳薄奠以寓一哀尚饗

祭李夫人文

代作

維萬曆二年

云

謹以牲帛之儀致奠于

一誥封夫

人林母李氏之靈曰嗚呼休哉夫人之舅非  
子太保故叅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文安公與夫人  
之夫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肖泉公與夫人之子非  
今南京禮部尚書暨江西建昌府知府與夫爲婦若

母者其舅及夫與子得其一享有祿位榮矣而夫人合三世皆有祿位而且皆由翰林爲尚書凡爲婦若母者其舅及夫與子俱有祿位難矣而夫人合三世皆爲尚書而德業聞望後先彪炳皆足以追配古人況今之蒸蒸者未艾而其他繩繩者方興然則閨門之福自有史傳以來若夫人者指不得再屈也令子掌南京兵部事父之官祖之任也亦甚奇矣諸司屬方謀爲夫人七旬壽而仙聞忽至某署部實步令子後謹率司屬以脩常儀固不能不哀夫人之逝而尤

景夫人之福且不暇頌夫人之德也嗚呼休哉尚饗

### 祭姜宜人文

維萬曆二年

云

謹以牲帛之儀致奠于、誥封宜

人姜母彭氏之靈維靈貞而能順溫且不隨旣相夫以脫穎胡中道而舜帷以爲非福耶食祿受封子女衿綉以爲誠福耶便荆嘗糲蒲柳先摧嗚呼月無常盈善不游歸與角者必去其齒可楹者不任爲榱故釋氏以世界爲缺陷達人以順受爲著龜豈無齊眉儀或少虧行亦佳止罷熊夢睽百順五福畢萃者誰

某等叨與夫子蘭馨玉鉅顧雜佩以三嘆寄楚賦于  
一杯颺風蕭瑟陰雨飄浚靈兮何處悽然有威尚饗

祭呂封君文

代作

維君性謹而朴行茂而平與俗無競教家惟刑式穀  
燕翼子爲 國楨晉荷 龍章榮與子并擬君之素  
也玉之在璞樂之無聲景君之福也川之游至日之  
方升胡倏而溘如露在英嗟我馳驅倦勤暮齡藉以  
歸息一二老成況忘年于令子豈結社之無憑岡焉  
旣騫蘭何能馨遠緘薄奠用表微悻尚饗

祭戴母劉孺人文二道

同寮合奠

嗚呼母道在慈誠有以慈不必其所撫也母福在嗣  
誠有以嗣不必其所育也育所以爲嗣育而不得爲  
嗣者有矣嗣而且昌何在育也撫所以爲慈撫而不  
得爲慈者有矣慈而且理奚在撫也孺人之母我尚  
書公非所育而撫也然而儼然德儀上下和理雖尚  
書公祿入有常俛仰自裕而爲之時其操縱使無內  
顧之慮孺人實與有力而尚書公榮寵洪長自後蒸  
嘗鼎俎孺人得饗之無窮慈而理嗣而昌彼撫而育

者能加此耶某等四方末學以吏役辱舍人後聞孺人之長往不能無槩於中也聊具薄奠而申之以詞尚饗

又九鄉合奠

惟靈內助有方母儀無忒榮祉日崇恭勤益力赫赫宗宰百僚之式邊塞金湯 廟堂柱石得無內顧誰主而冀某等叨與宗冢同司南直仙聞忽來一體失色爰陳薄奠用表微惻尚饗

同寮合奠張母諸孺人文

嗚呼人之善慶孰能必全或缺於後或躋於前或錫之靳或儀之愆然靳之而適所以爲予輕之而且反以爲軒道固在人定豈盡天所可恃者履之無偏當孺人之冰壺霜幃形影相弔下撫遺孤而上且有垂白之託也不惟見之者感額而聞之者亦憐逮孺人之翟冠霞佩金紫照耀食列甘旨而慈且有紆朱之英也不惟享之者爲榮而頌之者亦以爲莫之能先夫非其後也固無以厚孺人之終而非其前也抑何以見孺人之賢與其始之無躋孰若後之無缺與其

錫之必備孰若儀之克宣而況壽終於寢牖適歸省於京塵子與母卽含情也奚甚天與人其交定也何玄某等通家義切聞訃涕漣望南雲而脩薦憑幻跡以興言尚饗

祭謝葵峯文

維萬曆三年

云

云

謹以牲帛之儀致奠于故職方司

主事謝君之靈嗚呼仕宦而致不幸者亦聞其說矣事當煩劇勢處危疑中無定見則勞瘁乘之刻意於進取恣情於逸欲而否者地里風氣或非所宜則百

疚攻之處非其據冒物議而敢于殘倍則神明厭之君兩爲縣令循謹之譽播聞遠近神明所佑當必有不爾遺者值平明之世任清遠之曹心和氣舒了無外慕豈曰勞瘁而來官不攜家累兩僕蕭然且出鄉入都程方信宿胡疚之攻而倏焉罹此天耶人耶夫爾志甚遠爾年方強爾積甚厚爾施未弘自擲縣符而履此纔越月爾凡我同事不惟須君一時共濟且將謂可相與推致以大受于異日而不知冥冥之中已有竊笑之者扼腕拭目義之所激良不知詞之無

萬一樓集 卷四十五  
次也聊陳薄奠以表此忱君如有靈豈遽遠而尚饗  
同部祭南太僕少卿仁山劉公文

嗚呼天之生物必盡其用象不以耕司晨匪鳳合抱  
之木未央所棟至於人也獨有不然孟軻不遇揚雄  
草玄仲舒長孺且陟且顛計公結綬不爲不舊部司  
藩臬寸循尺奏巖廊在天有懷曷究大道向夷寧終  
公遺留駟暫貳舉足禁扉忽爾不憖豈儀所期嗚呼  
天道孰仁孰暴附鵬巨翮豢龍淺潦驅馬康莊不令  
遠到謂之何哉蒼生愴悼某等萍逢遠躅荆仰光塵

公來不鄙惠誨惟勤鳳臺落日豐樂芳春楊懸刺積  
交相爲賓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古亦有言乃今始悟  
殊方後進納交無素縱曰舊寮雲泥異路顧云匪狗  
我心所親總忘賢愚杯酒欣欣雅懷懿義尋丈可倫  
今則已矣夢耶爲真嗚呼薤露易晞湘雲何盡一束  
生芻千山遠櫬星隕岡摧風號木振公歸九天造化  
所恬尚饗



萬一樓集卷四十五

萬一樓集卷四十六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祭文

同鄉合祭許母沈安人文

維靈婦順夙閑母儀終保相夫爲儒雖未服有官政  
而晉膺封誥之榮教子入官兼能振起儒紳而鼎  
新理學之表木惟喬而花繁穀方實而榦稿某等荷  
景運之方隆志英賢以自澡顧微言之將絕藉令  
子乎同討於令子也旣同志且同鄉則安人也非吾

母亦吾嫂儀未束乎生芻情能忘於宿草望南鴈以  
緘忱臨西風而振悼尚饗

祭章太翁文

維公性資端厚儀度豐宏一鄉推重六館蜚聲才可  
致用而數奇於行道方向泰而子先其榮顧封誥之  
指日捧除書而戒程紛市人皆爭羨何天道之不經  
嗚呼以公之所養使得膺乎一命豈無補於蒼生以  
公之有子卽未彌乎百歲亦何損于長靈問禮叨塵  
戚末每奉威刑適雲山之多阻致魚鴈之難憑感朝

露而動息悵宿草其奚勝遠緘素練用代青萍尚饗

同年合祭維年嫂文

維靈令儀夙習美譽孔輝默相夫子正色冠綉凡可  
喜與可愕爰必躬而必隨胡鳥道之旣出乃魚軒之  
復摧某等年家義切客路塵追悵維珮之舊咏咽春  
相以興悲殫歌三闋椒薦一杯尚饗

祈雨文

維萬曆六年歲次戊寅四月壬午朔越六日丁亥雲  
南布按二司分守洱海道右叅議駱問禮謹帥楚雄

萬一樓集 卷四十六  
府闔屬州縣并各有事地方官員及師生人等敢昭告于風雲雷雨之神暨本府山川之神本府城隍之神五風十雨平世之常茲當初夏農作正殷而天久不雨物性民情隱隱可慮豈待罪地方者政行無狀故神降之罰耶茲各洗滌愆尤聽命壇下必得所以慰百姓之望者乃敢寧處惟神鑒之謹告

新道成遣州官謝土文

維萬曆六年歲次戊寅七月庚戌朔越十有八日丁卯姚安軍民府姚州知州羅珉敢昭告于分守洱海

道土地之神惟神奠麗一方柄司百福茲土舊爲軍倉改建分守洱海道自去秋動工以至今日雖未盡落成而就緒者過半工作土木運用咸宜凡此康吉惟神之休茲將擇日遷本道住劄於茲特以牲酌之儀用申祇薦尚饗

移居新道祭土地文

維萬曆六年歲次戊寅七月庚戌朔越二十有四日癸酉雲南布政司分守洱海道右叅議駱問禮敢昭告于本道土地之神惟神奠麗一區根本百物問禮

卜宅於茲所依惟神伏祈啓佑俾獲吉昌政脩民安  
無忝 帝命若其徇私蠹政害民妨物神亦鑒之謹  
具牲酌之儀用申祇薦以司門之神司竈之神司行  
之神司井之神配食尚饗

雲南三司同奠華母楊宜人文

維靈脩儀出俗順德克家爰相夫子琴瑟靜佳某等  
湖海萍踪風塵棘道式共濟於同舟咸夫子乎是好  
忽仙聞之遐傳紛變容而興悼嗚呼震澤之東滇海  
之西悵雲山兮萬壘阻魂夢兮千蹊觀夫子之念宜  
人兮無間終始而欲將之無路則知宜人之念夫子  
兮不倍蕝而胡棄之如遺顧脩短之有期何玄明之  
異路本造物之無常將含情而誰訴緘薄奠以陳詞  
臨長風而增慕尚饗

雲南三司奠兵部右侍郎毅菴王公文

維公德性寬平猷爲鎮重固不激而不隨抑有操而  
有縱方旌戟之南來也東陞播弄公曰弗撓此如驚  
馬且調其控及狐鼠之東潛也西陞蠢動公曰弗顧  
此如鬪犬胡足爲恐卽人言之惇惇公飲醇曰毋訐

卒邊徼之晏然公之言固如燭照數計而兵革不興  
黎民安堵又不啻席衽而旃幪而所尤難者 朝廷  
勵精明作本有中道失其意者競爲操切以應而公  
渾涵敦大如伯牙之鼓琴造父之御馬雍雍乎追大  
雅而宜法從蓋嘗謂公之撫滇其毅然操有定算也  
如泰山之不可移其沛然施有德澤也如江河之不  
可壅而上恬下熙合萬口而咸頌謂當陟台階秉衡  
軸以福 社稷如鼎如棟而胡 簡命之方崇乃傳  
聞之惑衆某等叨從士吏濫竊儀刑瞻戀羊碑淒迷  
蝶夢羌負耒且含辛矧入幕能無恫馳一騎兮千山  
愴百年兮孤賄嗚呼公來滇安公去滇思法令如新  
簡編可誦敢盈縮其分毫使公私乎倥偬苟九泉其  
有知幸寸衷乎是洞尚饗

奠高中玄座師文

維年月日門生雲南布政使司左叅政李良臣右叅  
議駱問禮雲南提刑按察司副使鄭恭胡心得僉事  
顧養謙謹以柔毛剛鬣之儀馳奠于座師故 中極  
殿大學士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高公之靈嗚

呼人亦有言 朝廷之上重臣不可一日無權臣不可一日有公兩參 密勿再受 顧命綱紀風俗侃侃自負以爲不可有而政明度肅小人知所憚君子得所耦顧我 先皇所以倚毗之者甚厚以爲不可無而兼攬秉直近者且懷疑遠者則多口欽我 聖上所以責備之者豈偶嗚呼君子處世予奪在 朝廷是非在人心榮辱在一時而公論在萬世此千古之大都復何羨而何咎良臣等過辱甄收濫叨升斗同時而進者蓋四百人而數有升沉事多先後獨五人者迢遞邊關差池奔走固覆載於 乾坤實栽培於戶牖使公爲重臣耶固未能白公之雅志而淑德之雅生與有榮使公爲權臣耶固不能爲公之私人而感德之私死且不朽悵宿草兮千山佐生芻兮一缶尚饗

告外父墓

嗚呼公以女女我館我食我憂喜榮辱與夫宦學遠遊莫不周旋訓迪張我植我無非欲我得所以與公共歡戚而公之生也我有祿不能分養今旣葬矣而

不與執紼葬三年而歸歸以憂又一年而得拜墓下  
此與道路之人何異反袂掩泣用陳一奠尚饗

奠傅母郝宜人文

嗚呼方夫人之來也音容儼然固非人民之所得覩  
而遐想夫冠佩之楚楚琴瑟之和莫不喜色曰夫子父  
我其所以爲儀刑者必至而胡怪爾也今夫人之逝  
也音容寂然尤非人民之所敢言而默想夫房帷之  
聞服御之虛莫不疾首曰夫子毋我其於相助  
者必多而胡遽爾也禮於夫子舊忝年聯之雅近叨

政教之先則所以欣戚於夫人者視恒情爲更切也  
欣不幾何而戚之所係者遠矣恭陳薄奠以寓一哀  
尚饗

祠五祀文

維萬曆元年歲次辛巳三月甲子朔越二十有八日  
辛卯原任雲南布政司右叅議駱問禮敢昭告于本  
宅土地之神司戶之神司竈之神司門之神司井之  
神自古有國有家者皆祀土地之神而家則主於中  
雷祀於季夏及夫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冬祀井以

萬一樓集 卷四  
起居出入飲食所資非小小也後世沿襲佛老之談  
競爲淫祀而反遺正神非一日矣茲特考訂古義崇  
正神位第以財力有限祠宇不宏禮儀不備定於月  
朔拜謁歲中合祀雖未能盡協古制而察於時宜頗  
似得中惟神鑒安祐我室家謹陳酒饌用申虔告尚  
饗

奠封君張媚翁文

維萬曆十一年歲次癸未四月壬午朔越有九日庚  
午原任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議某等謹以

香帛之儀致奠于故 誥封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公之靈維公篤生名世上翊  
聖君譬夫元氣調時序以成 天之能而已不尸  
其功邁彼巨靈挺鰲足以立地之極而人莫知所自  
問禮迂疎一介落魄半生感國士之隱遇而雅遯本  
源其在昔也跡雖遠於千里詎不興執几之思瞻政  
府之新光而妄意尺寸其在今也望尤切於三年能  
不効束芻之敬儀慚及物義激由衷尚饗

奠王夫人文



維萬曆十一年歲次癸未十一月己卯朔越某日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守漳南道左叅議眷生某謹以香帛之儀致奠于 誥封一品夫人王母之靈嗚呼觀心以聲壯表在裏牛馬之走樵牧之役安知夫人而所知者夫人之夫子也夫子以文武之才弘安攘之略外握百萬之貔貅內容三千之珠履雖於閨政無與而所以得從容帷幄不煩內顧則夫人之相助可知不才憑軾振履初入夫子轅門欵坐終日水陸珍錯半出內廚詢之從者曰夫人於桑梓內客

每爲加意如此心竊異之違遠轅門曾不踰月而夫子且鼓盆送夫人仙遊矣訃徹海濱公私動色官聯戚契夫子於我何如而夫人且能不以外客視我者感念榮枯能無慘惻嗚呼城郭百年傳舍終沉鶴語雲山千里故園空億魚軒莫遏微衷聊陳薄奠尚饗

楚臬同寮祭楊封君文

維公含光蘊頤履厚秉謙固深涵而淺發爰裕後以光前方夫下帷蛾術抱藝鵬騫孰當長鋏顧守寒氊豈惟暢鴻休於多士亦且垂燕翼於後賢乃文脩而

武作俾衡峻而湘淵孰提綱而秩紀咸遡流而知源  
某等通家義切就正心懸方思縮地詎謂終天仰大  
行而於悒知漳浸其遙添悵華亭之夜鶴哽蜀道之  
秋猿束芻千里杯潦九原尚饗

與郭母王孺人文

維萬曆十二年

云

云

維靈懿性淑姿令脩景福婦道

既閒母儀更肅斷機兮製錦九熊兮式穀祿享專城  
名彰祕局詎曰亢宗展也範俗某濫役巨區側聞芳  
馥起德無由觀風有觸式爾門閭眷茲蘭玉偶傾蓋

於斯須以盍簪於夙昔幸許攀援敢忘匍匐  
毛雉歌匪曲尚饗

楚臬閩同鄉合奠帥母文

維靈婦道既閑母儀克正九熊兮有聲乘驄兮無競  
海宇荷激揚之休畿輔誦緝寧之慶固子之英實母  
之令某等各沾沃澤同係通家仰徽音於日表景仙  
馭於天涯高歌楚些總帳秋艤酌一杯於江漢悵三  
峽之雲霞尚饗

奠帥母劉夫人文

維萬曆十二年云謹以牲帛酒饌致奠于勅封

太孺人帥母劉老夫人之靈恭惟夫人令儀淑慎茂

節堅貞爰好逮於君子為俗法程逮篤生乎俊哲為

國著楨母也道隆嚴父閨也望洽蒼生某離此末

路奔走邊疆折漢檻者非朱已賦長沙之鵬識夷吾

者維鮑真輕右相之冰豈惟略支離之形而節取夫

孤窮之意直且出疑危之地而措置於安全之鄉則

固未嘗餒夫人之俎豆蓋已入夫人之門墻紛榮生

而戚逝羌采藻以陳漿嗚呼古難知人士重知已酌

海水者必邈而知源報春暉者寧慚於采菲義激百

年情聯一體湘渚寸陰巴江千里尚饗

祭兩厓朱公墓文

維萬曆十三年歲次乙酉五月辛未朔越五日乙亥

湖廣按察司副使諸暨駱問禮以職事至通山道出

故禮部右侍郎朱公墓下謹以香帛之儀拜而告之

曰公起家令我下邑振紀維風俗為一變今幾百年

而父老口碑典章軌範昭昭在人耳目歌詠德業者

嗣後無儔也而加意學校作興人材尤稱崇懋禮生

雖晚而祖父伯仲在化育中者甲敝邑及公爲御史  
督鹺兩淮尚延致其尤注意者館而造之其後卒多  
成就逮公已通顯尤不忘左顧在京師詢敝邑父老  
子弟必首寒門是公愷悌之化在敝邑者固厚而尤  
厚於寒門卽不才粗有知識亦淑公餘緒而叨濫非  
分偶過墓下此心之勃勃何可遏也顧公以一令能  
爲下邑造福令名無窮而禮謬持憲紀落魄無寸補  
於大方今且冉冉懷歸矣公神在天雖厭薄匪謏應  
念此我舊弟子裔也寧無所以啓我鄙拙者乎敢藉

有司敬陳俎豆尚饗

三司合奠南京光祿寺卿周公文

惟公剛明正性博達雄才臺端綱紀臬憲風裁兩督  
師儒總嚴名教法井井而無偏士蒸蒸而有造中雖  
投杼已見賜環兩京迭借三命賁蕃暫許歸田終眷  
調鼎胡不憖遺愛莫與拯某等或神交於仰斗或心  
醉於執鞭慚官守之無狀荷鄉達之有先方切儀刑  
能忘震悼聊陳谿沼之毛共展薤蒿之抱尚饗

祭楊五文

維萬曆十六年二月二十有二日敦仁堂主人駱某  
謹遣僕某以飯一盂酒一注佐以肉腐列於楊五之  
墓而告之曰嗚呼楊五汝來投我本以求生也詎意  
得死我之收汝本以生汝也又詎意死汝然則人之  
死生命耶人耶歲荒人饑道殣相望汝以行丐入吾  
門曰能收我服之終身我內憐而告我曰方求園丁  
是不可哉予鑒汝貌曰是不類偷惰者生一夫而添  
一園丁何不可也是汝之投我我之收汝皆爲生計  
爾不三日而以病告曰月來日不過一飯亦有不專

者而無恙今三殮飽而恙豈非命耶予曰無傷臥一  
二日投之粥或食或不食尋且告死矣予駭之人曰  
是無足駭久飢者不可頓飽市中某某皆坐是死非  
一夫也予爲之悽然不語者久之嗚呼使汝常不飽  
卽飢而死未必若是之速也然則死汝者誰耶汝之  
來也以終身誓今旣踐其言矣而我則何以爲情耶  
然吾因是悟行仁者之不可無術也官司每爲粥以  
待餓者使皆爲汝則所傷不旣多乎所貴計口而授  
而人之於富貴也亦然以飢渴爲心害驟享富貴而

不知節其能不自速者幾然則日後有似汝來者我  
必不令之頓飽免於死人得汝爲鑒汝雖死其惠於  
人多矣而汝卽死於非命與富貴而不知節者等然  
汝死不過一身而彼亡國敗家尤不忍聞汝又不可  
自安耶吾始欲葬汝於義塚家童以致遠難之卽葬  
汝於園墻之外此吾土永可無他慮者奠而告汝汝  
尚有靈其飲且食之今可無他慮矣

合縣士夫奠王母張孺人文

維靈育成國器宰我巖荒防民有制教士多方固以  
識傳經之嚴範因以仞九膽之慈筐謂宜食報閱世  
未央而天胡未定遽爾失常某等同叨大造實竊餘  
光依仁風而奔走瞻落日以愴忙聊陳薄奠用表微  
悃尚饗

闔族築壽二府君墳圍墻告土地文

某等恭築先祖壽二府君舊塋圍墻以遠僭竊不得  
已也謹以酒饌祇申虔告嗚呼古不脩墓爲存慎始  
之心今乃築墻用致保終之義更無侵犯在我子孫  
之自圖永絕艱虞賴爾神明之昭鑒尚饗

祭朱學博廼內文

代作元也

學博令器名用光解

維靈閨門讓德宗黨增輝助豹變以成文卓矣立群英之範授熊丸以貽翼巍然爲多士之魁某等幸承雜珮竊詠芳規事訝鼓盆續殫歌於朝露義難相杵佐芻奠以輕罍尚饗

闔族遷主告文

維萬曆十六年歲次戊子八月壬午朔越十有五日丙申孝孫份謹率闔族諸孫敢告古人制禮祀止四代義隆一本故親盡者祧支別者分而惟有功德者

則永世不遷茲特奉祀五世祖考義民溪園府君五世祖妣虞氏孺人以高祖考湖西登一府君高叔祖考雲栖登二府君行素登三府君鄉進士登四府君竹亭登五府君雲坡登六府君萃華登七府君雲居登八府君配俱世世不遷其應祧應分者各從古制心雖無窮分實有限也謹以酒饌統申虔告尚饗

奉安神主文

維萬曆十六年歲次戊子十二月巳卯朔越二十有九日丁未五世孝孫份等敢明告于顯五世祖考義

民溪園府君顯五世祖妣虞氏孺人暨顯高祖考湖  
西府君第二房顯高祖考雲栖府君第三房顯高祖  
考行素府君第四房顯高祖考鄉進士府君第五房  
顯高祖考竹亭府君第六房顯高祖考雲坡府君第  
七房顯高祖考萃華府君第八房顯高祖考雲居府  
君恭惟溪園府君者好學力田懋脩樂善治產而千  
金立致固不足言讀書而六籍旁通尤知身體出稻  
穀以助賑 朝廷來旌勞之恩端表則以率人鄉里  
起著龜之仰賓筵巾服平定曰遵今之制也曾動色

於府司儒林集瓊羊棗曰好古之士哉雅有功於前  
哲其他著述總屬憲章卽未同然固多獨見晚年瀟  
灑惟抱膝於溪園身後休明遂生光於俎豆蓋當時  
七子一姪藹然成式穀之風至今日九族八房展也  
守貽燕之範世雖漸遠澤則維新顧茲楓橋原非梓  
里自十九朝奉始稅征車逮壽二府君僅延綫緒若  
能以一夫而巍然成一鄉之望者有幾自非備百行  
而泰然履百順之福者其誰亶矣寡儔允爲別子仰  
稽古制當百世而不遷俯質人心值一時之良會固



萬一樓集 卷四  
協義以起先王之所未有品式無違亦緣分以防後世之所必趨儀文粗備至於刑訓之所及莫非助述之有光同著彝章永祈綏假謹以牲醴之儀用申祠事尚饗

祭黃封君文

惟靈性稟溫純行敦懿實素嚴庭訓致鵬翮之垂雲榮荷國恩喜龍章之耀日清曹就養行且無方華表歸踪忽焉不測鄉里含辛士林失色某等舊切斷金之仰新叨倚玉之緣悵朝晞之璫露仰宿抱以芹泉耿沉衷而執紼儼儀色於行軒尚饗

奠陳右峯夫婦文

惟翁與母勤儉起家詩書迪後謂宜超凡而閱歷詎期厭世以仙遊某等想慕音容嘆日時之易邁驚聞發引嗟車馬之難留聊束生芻用申鄙素

奠王太翁母文

古之葬者情有不忍而品節以禮故親知以送葬爲戚今之葬者禮非不至而因循於俗故親知以得葬爲幸茲者宅兆旣卜時日且定矣某等忝在親知戚

耶幸耶追古感今聊陳薄奠尚饗

每歲祭五祀文

恭惟諸神各有顯道祐我室家茲當歲終謹以剛鬣  
粢盛清酌庶品祇薦常事尚饗

告土穀神文

維年月日云某敢昭也 三位楊相公之神竊惟土  
穀之神其來久矣一鄉一里莫不爲壇廟以祀而其  
所爲神惟取有功德於民有故共工氏子爲社烈山  
氏之子爲稷而先儒又謂古鄉大夫有可祭於社者

豈前所云爲四海之社稷而後所言者爲一鄉之社  
稷與恭惟三位尊神其效靈於茲土非一日矣而不  
正其名識者惑之茲以吉辰不揣愚賤特正爾位號  
曰楓橋鎮土地紫薇侯楊二十相公楓橋鎮司種楊  
二十六相公楓橋鎮司市場二十七相公蓋土地卽  
社司種卽稷而司市亦土地也惟神益彰顯道以福  
我衆庶所有春秋祈報未必盡合典禮禮固拳拳不  
敢或忘而神必能默啓有識者之衷以共臻雅道敢  
以不腆之儀用申虔告尚饗

萬一樓集 卷四十一  
奠劉乙峯學博文

嗟夫今之祿仕者其寂寥至黷舍止矣當其負英抱  
瑰上爲主司所括目而下爲同輩所讓席曷嘗不以  
天下國家之大用自期及其志願不遂歲月不居就  
此以謀朝夕卽屢轉久歷所得可知而造化不齊復  
有如先生者不可哀哉嗚呼先生貌溫而理行謹而  
舒一旦捐棄生徒公私痛悼禮自分不才謝絕人事  
久矣而先生不以是棄我愛我子弟敬我父老有問  
及我有喪弔我今其棄我而去也能無情哉寸緒片

香聊申一奠尚饗

萬一樓集卷四十六 終

萬一樓集卷四十七

諸暨駱問禮子本 著

大人一指

大人一指序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竊觀鄉里中習尚多有不當於禮不協於義者欲與賢達講明而變革之顧移風易俗事所不易日復因循然而私心未嘗不耿耿也夫古之君子善則與天下共爲之不善則與天下共改之矧此一鄉孰非吾骨肉懿親知

其不可而不相率爲大人事然則終小人耶不揣敢  
列其必所不可者若干條爲卷而名之曰大人一指  
蓋四海九州若此其大吾鄉不啻彈丸五常百行若  
此其繁所條何啻九牛之一毛卽能不爲此尚非大  
人之具體而況不能不爲哉嗚呼 方今重熙累洽  
吾鄉雖僻處一方涵泳教化無不率德勵行不踰大  
閑今所謂當更多小德之可出入者然細行不矜終  
累大德古人心安於正雖一坐席不苟鄉黨曲禮內  
則諸篇不以瑣行不列之經也矧其大者且孟子所

稱說雖曰非禮非義要必有近於禮義者在若今所  
列則其謬戾易見第貧寒者旣無暇論禮義殷厚者  
恃其贏餘沉溺於流俗之中多不自覺强者恥於從  
善弱者憚於改作而二三有識又不勝歎楚之咻或  
者且曰君子不求變俗不知變俗與易俗二者何當  
而可爲此漫語也韓文公有言不知者非其人之罪  
也知而悅乎故不能存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  
者不仁也愚能求免於不仁而已其自處則存乎人  
至其所當行則有 大明會典及家禮儀節在斟酌

萬一樓集 卷四十七  
而行之一指掌爾夫舉其是者而能行則邪僻之說  
無自而入固歐陽氏本論意然知其爲非而能去則  
中正之典愈因而明此孟子所以有感於大人也愚  
何敢自附於孟子將竊取其意以羽翼夫典禮焉爾  
而因文以反其本由小以致乎大立德行同風俗庶  
幾少有賴焉然則大人之全體又待外求哉

冠禮

久無行者故無可指舉而行之在其人耳

昏禮

當革者凡一十八條

母黨爲媒

所謂母黨者女子之母黨也本係至親奚而不可  
然事勢人心多有不一必以之爲媒不無阻格甚  
則脩好惡重賄賂無所不至此其作俑必緣丈夫  
失道婦人主事非此將無以轉移之而然亦一可  
笑事夫媒以合兩家之好與其擇親不如擇賢但  
素所知識忠信謹厚者皆可不必要母黨必不可母  
黨也

議昏盛服盛饌

萬一樓集 卷四十七  
三  
媒往女家議親其成否不可必安得穿大服乘轎  
只宜便服路近者非官長只須步行不必以轎隨  
後成固爲雅不成亦無赧色若旣已許可復請出  
一媒如始議狀則虛文可厭蓋前來言而許可者  
卽爲媒何必又倩一媒也至於女家凡媒至卽不  
允必以盛饌待之與男家以盛饌請媒而及其室  
人皆屬不情

議昏以歲

男女婚姻皆欲及時成不成一兩言可決俗議親  
者動經歲餘成且不堪不成尤爲無謂故媒氏旣  
通卽與定議昏不失時費亦少節至於議親必擇  
偶月此尤婦人女子之見

星士合昏

古者合男女當其年德俗令星士推合術固不足  
憑而夤緣賄賂反成不美

行禮以媒

古者媒氏只以通兩家之言及女家許可則行禮  
只用本家子弟最爲得體若媒氏原係子弟之屬

則卽用之無妨其貧家不具禮文者用子弟反多一事則又不必拘泥也

### 媒禮過盛

俗謝媒禮用大茶飯始送媒氏家媒氏致之女家女家返致媒氏乃受而送其半於女家及行聘又帶媒禮一分此皆枉死市叔孫通所制良可發笑其甚則又有暗賄至五六十金者俗節歲節則必有盒禮筵席至畢姻乃罷皆不爲當禮夫媒豈可無謝須簡便得體或設一席或用盒禮或用折禮稱家有無皆不得過日用常行之數至於媒氏當娶婦之三日送盒尤爲無謂夫媒之親疎貧富不一安得槩必以盒禮弗思甚矣

### 聘禮踰節

古者六禮不備貞女不行所謂六禮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也宋朱文公家禮并問名於納采并納吉請期於納徵以從簡便殊爲得體且今納采問名納吉皆久不行所存者惟納徵俗所謂過聘請期俗所謂道日而已雖用物繁多似不爲過然禮



萬一樓集 卷四十七 五  
有中制備物采侈觀美甚至花用珠翠帖用金銀  
此何禮耶古謂幣必誠辭無不腆又謂純幣無過  
五兩兩今之一端爾推此意也物豈在多

### 粧奩過厚

愛女而厚嫁之亦出人情然稱家有無自有中制  
必曰某物某物出何典耶與其慮厚嫁而溺女孰  
若育女而薄嫁厚嫁不已則溺女不止此所謂與  
於不仁之愈者也豈曰能愛

### 昏以晨朝

謂之昏禮者納婦必於昏時蓋取陽往陰來之義  
其用燈火時所不可無也而必以士女迎龍童男  
執燭已失之矣至用晨朝徒爲陰陽家所惑爾

### 嫁必親送

親迎禮之不可廢者也古者父親醮子而命之迎  
母送女至中門父於堂上以女授壻旣授女則父  
止而壻以女出大門登車所以然者旣授女則壻  
與婦自爲賓主父不得更叅之也況送而至於  
家此不必多論但復親迎則親送自不容不已矣

萬一樓集 卷四十七  
而尤可笑者以舅抱婦忌鞋躡土何爲者耶

婦至拜堂

男女迎婦

俗禮婦入中堂則男左女右向上四拜謂之拜堂  
時則親友男婦無不在者謂之迎新婦古禮娶婦  
質明始見舅姑三月始見廟今以三日何拜堂之  
有見舅姑後始遍拜諸親旣不得拜諸親諸親亦  
不得拜之也何迎之有大昏萬世之始夫婦交拜  
共牢而食合卺而飲禮義各有至當舍此不講而

漫爲瀆節然且打花殺跨瓶鞍迎龍執燭牽紅轉  
席唱歌撒帳成戲笑耳何待有識者醜之

禮用鼓樂

禮郊特牲婚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曾子問嫁女  
之家三夜不息火思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  
樂思嗣親也丘文莊有言昔裴嘉昏會用樂猶有  
一薛方士非之今則舉世安之矣知禮君子不用  
可也名言名言至於新壻簪花亦在可已

費用被枕

萬一樓集 卷四  
婦人之贄不過棗栗脰脩魯君納夫人而宗婦覲  
用幣春秋譏之錦被非幣耶而士庶家婦女用之  
於義何取近又益以繡枕鞋襪之類徒道侈爾  
昏期遇喪不改

曾子問曰親迎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  
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緇總以趨喪如女在途而女  
之父母死則女反如親迎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  
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女入改服  
於外次然後卽位而哭又問除喪不復昏乎孔子

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乎初此皆爲女已在  
塗者言爾若女未在塗則雖有定期自當改卜此  
天理人心之不容泯者也而或者舍哭泣之位就  
燕樂之席古者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此  
而忍爲孰不可忍乎徒取不祥而已若夫借親說  
見喪禮

贅壻

古人薄贅壻然今之贅壻非古之贅壻也不過以  
男女旣長妝奩未備爲此權宜而不無混瀆之嫌

曠廢之失余亦爲贅壻者故欲與有志之士道之  
非甚不得已不可也而贅時親送贅後拜廟其失  
有不待言

接親以弟

姊亡而以妹接之則可兄亡而以弟接之則不可  
接面女

後妻與前妻之父母兄弟原無干涉而往來於其  
家以父子兄妹爲稱終成勉強混瀆不小

喪禮

當革者凡三十六條

燒無常紙

俗語謂一旦無常萬事休所謂無常猶言不測爾  
世乃謂無常是鬼使攝死者以去備酒食燒紙錢  
以送之背繆甚矣

父在喪

母亡父在而子主喪是家有一尊矣禮文自明世  
多不考

僧寺扣鐘

擊磬於前

萬一樓集 卷四十七 九  
術士斜書

溪園公云三者流俗之敝宜屏絕之

借親

李東谷管見曰父母將死人子幾不欲生之時今人反以送死爲後以借親爲急逮其死也禁家人舉哀置括髮之憾而修結髮之好此夷狄禽獸所不忍爲而世俗樂爲之雖詩禮之家亦相率而行恬然不爲怪悲夫○或曰凡借親者皆出不得已吁與其不得已而借親於初喪之時孰若不得已

而借親於未終喪之日然而三年之喪白駒之過隙爾自愛者何樂於不躓

買水沐浴

俗浴屍必孝子以紙錢至井邊買汲此最可笑

棺用川木

此雖必誠必信之事然亦俗見古人居山不以魚鼈爲禮居川不以鹿豕爲禮孔子用魯不以難繼之物供簿正川木誠佳非所謂難繼而在吾浙則天不生地不養者耶而徒爲狡滑者所詐冒達死

生之故者決不泥此矣

斂服左衽

事死如事生豈死而夷狄其親耶雖係古制亦所當更至者裝飾如生時狀衾冒不備而以紙錢塞其頸邊空處皆不講於斂禮之故耳

棺中置桃枝米粽蒸底等物

不經之甚

飲酒食肉

設酒食以待客

此所謂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者在禮父母之喪三年不飲酒食肉初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親鄰尊長強食以糜粥少食之可也弔於人是日不樂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今乃傾資產盛筵席以燕客而爲子孫者亦竊食恣飲不暇顧惜族姓親友且議其酒食之厚薄喧譁忿笑無所不至不可之大者○曰遠客何如曰知禮之客必不食於喪家必待食於喪家亦有素飯爾欲行禮能徇俗耶

分孝帛

孝帛何等物而分之與人人亦何樂受之家禮司貨之下服制之具無所不備皆爲有力者言之爾然其具亦只爲有服者設喪主未必有力則有服之人自當各具本服以待成服若無服者自不當服而至有爭長較短者此何意也

靈前掛真容

真容出後世佛老陋習旣未必肖其人而使畫師熟視婦人想像模擬尤爲不雅且死後神靈未葬

則古有重今有魂帛已葬則有主真容雖肖不取於知禮君子而乃懸之靈前葬後逢新正懸之堂上至今賓客無所措手足不自知其非也久矣寫銘旌必隻字

各隨稱呼所宜何拘字之雙隻

雜殯

卒於正寢殯於客位者惟家長耳其餘卑幼當別有殯所今不問尊卑男女同殯一堂混瀆爲甚成服以五日七日

成服於死之第四日斂殯既畢四方之賓客來如之何不服而拘忌偶日延緩失時囚首對客以此爲愛親耶敬客耶失先王之意矣

成服設燕

成服者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卽位而哭相弔如儀爾不設奠不聚飲今失其義具奠聚哭而燕之夫有服之人旣不當飲酒食肉無服之人又何服可成而有不然者群起而指之曰親死而不成服不察習俗之非而加人以莫大之罪自非道明德立之夫一國非之而能不顧者鮮矣君子表微況此其著者

服制參錯

喪服有一定之制固不可求美亦不可苟且古者布各有升數今所謂麻布實草布爾此則儉吾從衆可也而經帶不辨巾冠各異男子义巾婦人非送葬不蓋頭而制極短小至墓所卽棄之不知婦人平時出外必擁蔽其面蓋頭正以蔽面而奠哭男女俱在塗次不論往回正所當用义巾無考至



萬一樓集 卷四十七  
於梁冠蓋有官者之服士庶平時不服梁冠朝服  
居喪用之於義無取人亦有言之者而或謂父母  
之喪無貴賤一詆之爲謬然則天子九月而葬庶  
人何止踰月也無貴賤一者三年之喪因貴賤辨  
者儀物之節況今朝服非大朝會不服則喪之冠  
服雖取法於朝其服之亦必有時經傳所著多士  
大夫禮下而庶庶恐不無小異且禮謂言而後行  
事者扶而起身自執事者面垢而已許以面垢而  
必責以梁冠衰經古人制禮當不若是之苛也知

禮者察之

喪無次

此不可責之平民富貴之家定不可純

作佛事

作佛事之無益於死者先儒論之詳矣愚謂不特  
無益於死者使鄙俚禿徒恣其不經而謂出親於  
地獄視其親爲何如人耶其爲死者之玷亦多矣  
而俗子迷惑不悟惜哉

躲煞數七

人之死也精魄消散安有一身為鬼使所攝復返而能害人亦安有每七日見何鬼王之理此皆屠氏不經之談所謂輪迴者之緒餘耳使有鬼使攝其靈神而復得返宅孝子慈孫當哀迎之不暇而忍避之也

### 生命避忌

人之生也形氣聚而有識有知及其死也魂魄離而為神為鬼鬼神之說不一據死時而言則寂然而死者蓋所謂魄也鬼也無識無知者也舉動厝置惟人所為安能知人生命肆為毒害而信邪說忘天親斂而不視葬而不送於汝安乎自同於禽獸而已

### 送葬繁華

喪用鼓樂其失易見至於開路神出古方相及蓬頭仙童男女金銀山之類出古芻靈銘器人多視為不可無以愚視之皆繁文爾況出於古而實非古無銘器雖近於之死而致死之然神歸室堂致生有所繁文省一分則禮正一分

萬一樓集 卷四十一  
送葬酒食

弔客燕飲固非矣於送葬復燕客而又於墓舍作  
席待客煩擾非禮所宜痛絕

窆後具奠

古不墓祭況窆後自有虞祭具奠何爲

覆山

覆山者葬之第三日祭墓也古孝子且有廬墓者  
葬三日矣人子思親無所不至思而祭之奚爲不  
可然此時虞祭未了而墓祭又非古舍正禮而爲

古人之所不爲何取於知禮者若展墓則初葬之  
時惟人子之心固不制人使必不爲然亦不可妨  
虞也

又殯

俗又殯者皆以不得好地爲詞使其委以無好地  
不葬則當終日惶惶惟地是求矣而從容自得視  
其柩之暴露若爲固然怠緩忘親莫此爲甚地信  
當擇豈無正論而眩惑陰應之說誕妄不經輕父  
母之體魄重子孫之禍福滅中正之大典崇邪僻

之私圖有語以陰應之說不足憑葬地不能爲人禍福者則漫不加省且曰朱文公大儒亦以擇葬爲急牢不可破至有終身不葬其親者不知文公之擇葬果爲陰應乎抑別有說乎葬地果足爲禍福知道君子不敢越分犯禮而冀獲未然之福苟免無形之禍也況萬萬無此理先溪園公謂人言祖父能陰子孫子則以子孫能陰祖父葬以時而蕃鬱其丘木剪除其草萊亦陰祖父一事而又殯不葬死者有知能不痛恨其子孫蒸而爲戾鬱而不葬死者有知能不痛恨其子孫蒸而爲戾鬱而爲崇乎近時又有另爲殯宮者失愈遠矣

易服赴燕

居喪決無易服之理大不得已則墨衰決無赴燕之理人召之燕尤爲不知禮況於燕客而復用樂遇生辰而受賀讀鄰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之文能不汗顏乎

服期過限

禮言喪至乎期而止加隆焉故再期名爲三年其實則二十五月而已蓋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

月而禫故爾後世解中月爲間一月遂成二十七  
月然月亦不計足必計足月則大祥至禫踰兩月  
又不止間一月矣而世俗服者必滿三年士夫不  
滿又計二十七足月殊失禮意

### 奠儀豐腆

司馬溫公曰東漢徐穉赴弔炙雞一隻以綿漬酒  
中暴乾裹雞徑到所赴以水漬絮使有酒氣汁米  
飯白茅爲藉以雞置前酌酒畢留謁刺去不見喪  
主然則奠貴哀誠不在豐腆也愚謂觀此不惟見  
然矣

### 至除弔奠

葬有定期士庶人踰月不得已至三月極矣爲親  
友者情雖甚厚禮有中制贈賻臨奠各有分數二  
至除夕在月內固不必瀆舉在月外豈事所宜而  
復爲弔奠哉親友相勵以禮豈惟不當弔奠而已  
至於小祥大祥人子之事親族具祭亦屬過情  
衰服出弔

衰無出弔禮有功總之喪仍以功總之服臨之今人不問齊斬以爲此孝服於弔正宜遂服以往其失甚矣況三年之喪而弔不已虛乎

未葬除服

禮未有三年而不葬者不得已而不葬則主喪者不除服此先王所以必其時孝子所以著其情之道也而今人停柩在堂綵服燕樂視爲當然未之學爾

未葬繼娶

前妻未葬遂娶後妻何緩急失宜如此古者母亡父在子服母期而以心喪終三年以尊父也子喪未畢父不繼娶以體子也今之人何獨不然

制中文辭

古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何文辭之敢爲冒諒陰之譏以申罔極之痛且以爲譏而況其他著作乎

祭禮

當革者凡五條

生忌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言親死之日也若生日何忌之有卽思親之心未必不感時而動要不  
得忌同於死矣鄉會乃爲土神楊侯慶壽尤非正  
禮○忌日不當及祖親親之殺也古逮事王父母  
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愚謂  
忌亦宜然而張橫渠論忌日只當易服不事事不  
必設祭殊爲有理蓋母祭旣不當及父父祭又不  
當及祖而祭爲吉忌爲凶入廟後不當更爲凶祭  
不若已之耳

### 庶母祔祠

程子曰庶母不可入祠堂其子當祀之私室

### 墓祭

古人唯展墓蓋墓所藏者魄而魂則返於室堂韓  
文公謂墓藏廟祭不可亂是也祭墓始於秦蓋因  
陵有寢廟遂從而祭之後世相沿遂及士庶然野  
祭而已豈可言禮但由來已久勢不能遽革寒族  
新定清明展溪園先世墓止四拜仍回廟行祭禮  
將漸變之恐亦不能盡變也以俟同志者

作福

俗遇歲時禳禱則具牲饌倩巫師雜請諸神謂之作福褻瀆神明之甚者何福之有○或問親有疾宜禱鬼神否錫山馮公善曰論語註云疾病行禱五祀蓋孝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已者昔周公欲代武王死但告于宗祖庾黔婁欲代父死每夜止稽顙北辰非若後世宰牛殺牲諂祭非鬼而無益也若欲行禱當師二公焚香拜懇極誠而已神不在賂也觀此則僧人誦經道士設醮收天還愿之

類皆可已矣

拜天地

鄉俗凡事必拜天地亦有供天地君親師神位者禮殊不經自古天子祭天地諸侯卽不得祭矣而況於大夫士庶蓋凡禮拜神明必我之精神能爲之管攝與之浹洽而且應且饗天地之大舍天子儔能爲之管攝與之對越而拜之以爲能敬天地否也然統而言之則天地均非士民所得拜禮拆而言之則地非天比自天子而下古諸侯得祀一



國之地大夫得祀一家之地所謂家主中霤而國  
主社者是也今則府有府社州縣有州縣社鄉有  
鄉社皆地也至於士庶有一家居室則有一家土  
地所當祀釋此不務而茫然曰拜天地曾謂泰山  
不如林放曾謂天地不如泰山乎考之經傳令甲  
並無拜天地之文可見矣然則士庶不禮天乎曰  
出秩芻以供郊社之祭此其禮天地之職分也

通禮

當革者凡八條

燕飲豐厚

士庶之家卽富厚田地所出有限公私徵費無窮  
量入爲出不爲吝嗇奈何每事欲效官司行移一  
燕會用銀數兩殷實者旣不以爲意缺乏者勉強  
支持子孫放效多至敗家其初遇一客必求豐盛  
其敝至於畏客上門不知親友來往義不容已一  
菜一殺取足成禮止矣堆盤疊卓徒成腥穢若糖  
餅罩花等物尤屬虛費遇一生辰平生不相識者  
亦送禮上壽設燕張樂甚至稱貸賣田此其作俑  
實始富家愚謂作法於涼當自富厚之家始庶幾

顏風可轉而親友往來皆有實意乃稱大雅

饋遺無節

親友往來饋遺所不可少然不可無節限也吾鄉凡慶生餽女之類動用數十金以紕繆之文書錦繡以猪羊之全體充担盒甚至所謂解縛管路牛之類如奉勘合似非雅道京師翰林官到任同衙門賀禮每位銀八分南京三法司堂上官到任賀禮各用隻鵝況士庶往來可不知所觀法哉

男子褻服

大明會典庶人冠服平定巾盤領衫軟條今一槩戴小帽又不繫條與僕隸下人無異若深衣幅巾雖古制非時制而今人所服深衣又非古之深衣婦人盛妝

婦人非命婦本不當戴金玉珠翠鄉里盛妝且不論越禮簪插半日始得出門又須半日收拾而服飾華麗稱之亦廢家一事況不雅觀豈惟婦人無識亦男子不能以雅道率之然爾

卑幼稱號

人生名冠字及壯有行道號起於末世然亦必其人德位兼隆或齒德俱高者始有之今纔冠不聞稱字而槩以號著在尊長亦時常稱之恐非所以厚風俗也

婦女見客

爲客者入主家所當拜者外孫於外祖母甥於舅母從母壻於外姑兄弟於姊妹姪於姑姪孫於祖姑母止矣此其於分嚴於情親得入內室者也其餘則不得入內室矣而婦人迎送又不出中門中

門卽所謂閨門也安得出中堂與客相見哉夫貧家宮室未必深邃便中禮拜卽未爲不可亦不爲雅道若宮室旣備內外異域而男子必入內婦女必盛妝出外見客混瀆焉爾

不祧主亦不改題

祠堂神主親盡則祧而埋之於墓親未盡者易世則改題之今一槩不祧世雖屢易而孝男某奉祀尚仍舊註若禮記則雖富家亦十分苟簡不可之大者

拜歲失時

親友新歲一拜所不可少除路遠不能遽及外若同處魄土當不出三日之外顧今日拜一家必飲食至暮而歸明日拜一家又飲食至暮而歸必非三日內所能徧而無酒食之家遂不往拜安在其爲親友耶

孝服拜廟

內有家廟外有土穀廟皆歲時所當拜然必須吉服若孝服則不可拜古者喪三年不祭郊之日凶有喪服而易以他服尤所不可

按右諸條皆所當變革者而久殯溺子老婢三者尤非美俗久殯見前矣溺女見厚嫁條內若老婢則全不列條中非謂其不足列謂不必列爾

續增 凡二條

婦人新稱

婦人稱呼舊俗凡年少者皆娘子年大者曰老媽

極爲雅當今一時變稱幾媠孺人媠乃妯娌之稱  
孺人七品封號如母與妻封孺人其子婦亦稱孺  
人使婢侍雜呼於前安乎輟耕錄謂古之公主宮  
妃下逮民間共稱娘子歷歷有據杭州城中稱大  
娘老娘亦覺雅當至人家女子舊稱小娘以老娘  
大娘娘子例之亦覺穩當今一槩稱姑娘不知姑  
娘對姑爺之稱蓋有官者之女與壻衙門人所稱  
耳當爲改正除命婦外仍稱娘子及年長則大娘  
老則老娘或老媽女子仍稱小娘已嫁則改某娘

子

婦人服飾

婦人服飾予鄉舊時皆青絹團衫青絹大帶並無  
用金銀革帶者命婦始穿各色補子圓領束金銀  
革帶不知何時沿襲一槩混用團衫圓領固無分  
別至用革帶繡補何命婦之多耶考之 大明會  
典士庶妻服淺色團衫帶用藍絹布並無革帶之  
文合當改正只用大帶色則不必拘藍革帶不用  
甚爲雅便舊見楚中 宗室皆然然則卽命婦不

用亦可也

國

